

千秋・萬歲・李敖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1



李敖九十歲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總序

一陣旋風經過，只留下驚愕者在凌亂中摸索與重建。

李敖先生辭世後的這些年，對於他的讀者、聽眾、學生乃至信徒而言，無疑是充滿遺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還有太多想做的事沒有做，還有太多要寫的書沒有寫，不管是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這都是難以釋懷的。我們固然不能替李敖續寫這些偉大驚人的篇章，但我們也沒有停下傳遞李敖精神的腳步，從李敖網站、李敖研究論壇到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斷努力，從一個個文字、一張張圖片、一則則新聞，到一段段評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專書，李敖研究者就這樣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李敖精神，我們堅信，李敖的精神與思想將以這種形式永遠存在下去。

自互聯網興起的幾十年來，兩岸的李教研究者為我們留下來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形式上雖不同於專業學者著作，但在內容上卻遠勝許多所謂學者剪刀漿糊之作。

然而隨著網站的查封，人員的流散，很多資料丟失了。而由於消息的閉鎖，許多與李教相關的文章和報導也散落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不為李教研究者所易見。有鑒於此，我們決定發行《李教研究資料集刊》，內容採集範圍涵蓋名家文章、讀者作品、媒體報導，謹將其中有助於李教研究的文章和資料揀選成輯，定期推出，既不損前賢之功，又可廣後來之聞。其中的一些資料，或許會在將來單獨結集發行。同時，也希望讀者可以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成績，如有佳作，歡迎隨時投稿。另如涉及版權問題，請及時通知。

最後，僅以此集刊獻給九十歲的李教先生。

《千秋·万岁·李敖》目录

- 殷海光·李敖·郑南榕……………一
- 满筐的怀念——给马宏祥（马戈）……………八
- 李敖和我前夫……………十五
- 吕佳真 2022年12月1日脸书……………十七
- 每次看「教父」这一片都想「笑」……………二十一
- 郑南榕、李敖与陈水扁的《自由时代》……………二十四
- 看到C兄的目录里的一些名字，想到一些人物一些琐事。……………五十五
- 台湾慰安妇求偿获声援 联合国「公审」日政府……………六十
- 读《李敖快意恩仇录》……………六十二

李戡打台办除三害 2022 年 4 月 14 日脸书.....	七十二
纪念、研讨殷海光的重点应在 3 个.....	七十六
章棣和.....	八十
李敖「走进」湖南 是从他的情书开始的.....	八十一
流氓民族主义者李敖.....	八十六
李敖鼓吹打台湾.....	九十二
我一定会再来.....	九十六
带走一个时代的人.....	一百
中古小姐 2018 年 3 月 18 日脸书.....	一百〇九
中古小姐 2015 年 11 月 4 日脸书.....	一百一十二

狂气李敖爱批判 私下为人客气	一百一十四
朱学勤、葛剑雄为什么炮轰李敖	一百一十七
也是资料	一百二十九
形塑李敖的三股力量	一百四十四
评姚人多〈郑南榕、李敖与陈水扁的《自由时代》〉	一百四十八
俳优困境与非学术言说——从朱学勤等人对李敖的批评说起	一百五十六
李敖激战金美龄 大师中途不爽退席？	一百八十八
请问李敖的书籍 阅览次序	一百九十一
李敖开口笑	一百九十七
编辑室报告	二百〇三

殷海光·李敖·鄭南榕
小朱

从殷海光到李敖

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从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徒转向自由主义，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对胡适又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于专制思想的破解，恨的是铁不成钢，胡适对蒋介石百般「容忍」，但是同事雷震的下狱却没看到胡适有何作为。

李敖等台大学生对胡殷似乎也不满意，「无艺术人生」是其一，二老气象渐衰则是主因，殷虽然才四十，也许是家累，困居小島，使他沉默。李敖年方二十五六，一边打仗笔战官司，一边则尽力整理胡殷著作并大力出版，专书，选集，书信等等，惜乎「全集」未得「不懂先生思想的太太」授权，李敖有心，也没办法上工。李敖自己又好跟反党份子交游，柏杨李翰祥一一被整，彭明敏落跑，谢聪敏魏廷朝等拉着李敖

一道以「台独」罪名被判刑十年。

李敖最初的「看病」文章，用了很多殷海光的词汇，其中「自我中心论断」被胡秋原徐高阮指出应译作「难局」，而不是「论断」，胡徐更藉此发挥为台大师生的「知识分子欺」，因为互扣红帽子，更闹上法院，文星书店被指控勾结美帝学阀费正清，是卖国阴谋集团，殷海光则被逐出台大，又有「除三害事件」，特务镇日监控。

李敖为了胡秋原把殷海光逼死，与胡秋原这位学者斗了大半辈子，从胡秋原五十岁论战说他是「夸大狂」，说他是「说谎者」「叛国者」，说他「所有的宝全押」，骂到他九十四岁死去还在骂，说他「一生反反覆覆」。又告赢胡诽谤，得三十五万，说花敌人钱跟花儿子钱一样爽，还查封他家到处贴上封条。

殷海光跟李敖最大不同就是殷海光说他愿意信人，但是李敖怀疑人，所以殷海光苦笑说自己常常上当。大陆学者唐琳分析，李敖有「文化商人」性格，这点李敖并不

否认。唐琳并论断，殷海光固然是李敖所谓「教主」心态，但是李敖自己也是远离群众，所以殷李离「民主」也有距离。李敖在凤凰节目里也认为「民主」有疯狂（democratic）之虞，他对「没有文化水平」的群众始终感到不安。

马家辉的研究很精到的把李敖忘记的那一段早年揭发出来，也就是一开始李敖对殷海光毕恭毕敬，甚至想「转哲学系」，留学德国。可是李敖回忆的时候却说他对殷海光第一印象很糟，说殷有怪脾气，是「不通人情的书獃」，李敖只欣赏他的文章人格云云。李敖不喜欢鲁迅殷海光那种苦瓜脸造型。

最令人动容的是李敖让殷海光看他写给胡适的信，里面谈到严侨被捕，殷海光很沉痛地说：「中国多少知识分子，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

李敖肯定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专政之余，他觉得「自由中国」杂志有一大缺失，就是限于上层象牙塔，而对民间苦难谈得不够！书生不懂妓女不懂老兵。另外雷震主

其事者为了搞政治而牺牲掉言论传播的杂志，李敖认为是因小失大。当然不要忘了是国民党这个王八蛋政权把「自由中国」给灭了，李敖早预言，走了主流来了乱流，「自由中国」是要联合台湾真正有良知的本省人的，国民党把这些人「扑杀」，另外搞出「吹台青」，大失人心。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从李登辉到连战马英九，这种货色！哀。民进党这种「不搞民主也不搞进步」的烂党，亦然。

李敖怎样郑南榕

李敖在「文星」光芒万丈，短短三五年把文星书店不但是救活，发动文化思想大战之余还大力出版各种丛书，造成一鼓极大风潮，数百种文星书刊在市面上流通，甚至外销。郑南榕作为台大学弟，自然对李敖产生崇拜，注目。（郑属猪，小李敖一轮）般海光的逻辑学也是郑研究重点。郑在「草原杂志社」帮过忙，首次见到李敖。

李敖曾赞美郑南榕的理财头脑，也许是因为郑在社会上打滚过，加上本身所学，

理想结合实际，郑南榕时代系列在党外杂志可谓独树一帜。女儿在专访影片展示他的编辑教战守则。太太叶菊兰曾经是台湾最大广告公司「联广」的业务主任。后来在民进党混得不错，从民意代表到中央大员，也代理过高雄市长。叶菊兰声音沙哑得很有特色：台湾要独立——无人能及的温婉歌仔戏。

郑南榕喜欢跟李敖斗嘴，说李敖喜欢说现在是「乱世」，似与老K唱和。但他很希望李敖少写点政论，多花心力在「中国思想史」上面，这是郑南榕可贵的知识分子性格，他不因为搞政治主张台独，而忘掉真理的追求。郑南榕甚至说不要浪费在这一时一地小岛小政权！郑南榕还帮李敖说话，李敖并没有失望而出走，他留在台湾，批评又批评，爱深责切。名记者温绅（陈中雄）也是这种态度，跟李敖保持多年友好关系。

「言论自由第一优先」，「主张百分之一百」，清算蒋家三代，搞519街头运动，

「二二八和平日」运动，组党自由，「台湾国新宪法」，郑南榕把现在民进党能搞的，大概都他妈的第一个带头大干特干起来。郑南榕是「台湾第一勇」，我想也是「世界第一等」！连李敖这个总监都心有余悸，说郑南榕没知会他就大力转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信哉后生之可畏也！

郑南榕最后选择自焚而死，变成了「台独建国烈士」。但是据曾心仪说法，他可能是被同志包围下，冲昏头才这样不幸牺牲。李敖说郑南榕是大菸枪，这点在报导里，女儿也同样记忆，郑南榕第一次坐牢时，希望李敖帮他搞菸，但李敖反其道而行，下令堵死，不让他抽菸。这也许使郑不想再去坐牢。郑被台湾人排挤，外省人情结使得他悲壮选择了一条激进之路——老子比你们还台独，还有种！这就是GUTS！这点可以理解。

李敖还是给郑南榕很高评价：「烈士自来，凤毛麟角；烈士自去，休虑其多，人

心早死，一烈何伤？苟有国殇，何妨一烈！尽管李敖觉得，不需执迷，每个人爱国方式不一样，去它的「不自由毋宁死」，给我自由给他（指敌人）死，更好！

郑南榕哈殷海光

没有多的资料。李敖说郑南榕看不起殷海光学生陈鼓应刘福增之流，只喜欢太老师殷海光。另外郑南榕据说是因为「拒修国父思想」没能毕业，殷海光对孙中山也是很有意见的；李敖说郑南榕的怪脾气也像殷。当然郑南榕比殷海光有谋生能力，虽然女儿说他搞很多生意都失败了！

郑南榕除了留下三册著作「时代观点」，三百本杂志，还有「六本日记」（？）可以整理出版。人都死了二十一年了，请基金会加点油吧！

2010-03-20 凌晨，一口气写好。天亮了。

滿筐的怀念——给马宏祥（马戈）

May

立秋的季节，金风送爽，菊气飘香。

兰台的唱机流泻着古老的旋律，你缓步走来，在窗边的位置坐下。你脸色苍白憔悴，和上一次来时谈笑风生的样子不一样。我同一伙书友不知分寸的在旁嬉闹，一会儿要你为我们即兴作诗，一会儿又要你在新作《纽约杂诗》上题字写感言，甚至吆喝着改日要带你出去吃喝玩乐一番，你点点头不作声，勉强对我笑了笑。我有点不安，开始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

之后，我一直惦记着要去看你，但是书店总是有杂务缠身。我偷懒的安慰自己：「不要紧的，你的微博还开着呢！脸书也还见踪影，应该没事，过两天再去……」

过了一周，陈彦增教授来兰台，面容凝重的说：「马戈他……」，然后手指着天，

我靠着椅背坐下，企图让自己说出一句得体的话，但片刻间甚么话也说不出口，我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为你哭泣。

「相识恨晚」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遺憾。除了恨晚，更要恨自己的懒散，我是活活让世俗给绊住了。如果我够聪明，就应该把你这「老」朋友给牢牢抓住，哪怕只有一千个日子。

2010年春你第一次来到兰台，初见面你赠我以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一册，是我从未见过的版本，里面收录一篇你写给王尚义的悼文——「痛苦、挣扎和成长」。你端坐以「毛体字」为我题签于书本扉页。文中你赞美王尚义是「勇士」，那何尝不是你「自我的投射」。知道你写书法，我回赠你一册《王羲之书帖》。

你天资聪颖、博览群书，是一座无尽的宝藏。你走过动荡的时代，足迹遍及全世界，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长篇。你75岁以前的生命，我来不及参与，但是，在求知的道

路上，我们摄取相同的养份，通过旧书史籍，我们之间产生一种奇妙的连结。

记得吗？有一回，我们谈个人第一次读《红楼梦》的经验，你说你是在初中，在北平市，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我是上了高中才读，是自己买了一部，三民书局出版的。你说你读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便打住，且把书给还了。进了大学重读之后，居然热爱此书。当时，我有点害羞，并未细问你原因。但我心里在想，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记得，当年我读到这一回时，先是好奇的想赶快知道是怎么回事，读完之后却突然厌恶起来，气贾宝玉，气他的糊里糊涂，也替黛玉抱不平。那部《红楼梦》便被束之高阁，直到大二那年暑假才重见光明。

相隔30年，你的同学中，有几位成了我的恩师，比如教我西方文明史的陈骥老师。你那票好友，比如王尚义、李敖、庄因……，他们的著作经常出现在我的书单里，书友间对他们的讨论，更是从未间断。

2010年仲夏，你回日内瓦看妻子儿女。初秋时，你自日内瓦返台，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上荣总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为你排定疗程。有一天，我邀你和陈教授同来，为你们做了排骨糙米粥和一桌菜，大伙儿吃得开心极了。你与陈教授和诗数首，接着又比划起太极。我彷彿见到当年那位傲啸台大的带剑少年。

冬天，就听你住院开刀，需要长期疗养，于是住进振兴医院「护理之家」。这一住就住了一年八个月。期间，我去看过你几次，不敢太叨扰你，都是假藉取书的名义。你也来过数回，也都是为了换书、分享读书之乐。虽然，你因为开刀的关系，不能进食不能发声，但丝毫不影响我们沟通，我们充分享受笔谈的乐趣，我尤其欣赏你的草字，你的字现在年轻人看不懂了，为了看懂你的草字，我下过一番功夫，现在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了。

今年1月间，你提到最近检查报告不乐观，医生都束手了，我问你痛不痛，你说

不痛，还跟我说笑呢！说你妻子○月要回台湾，并打算定居，你像个爱撒娇的小男人，说：「到时可就有人管我，没那么自由囉！」刹那间我也感染了你的幸福，真想看看她的模样。我们提到最近看的书，你说刚看完《安娜·卡列尼娜》，现在想看《资治通鉴》，又怕时间不够，后来你选定了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当然，还得谈谈你的诗作《纽约杂诗》，你的儿子大江为你做序，几次提到大江，你脸上立即流露出慈父的光辉。有一次，你为了一件古埃及的拓印文献跟我探讨，说到你儿子在牛津大学教授希腊古代史，说到他精通八国语言，却丝毫没有夸耀的姿态，但我知道你深深以他为荣。

后来得知你是在安眠中离去，我竟高兴羡慕起来：「马戈，至少你已经超越病痛，再没人能让你受苦。」关于死亡，海明威在《午后之死》有精辟的见解，他说：「这世上不是甚么都能治的，医治一切不幸的最好的药即是死。」

你在沉睡中向我道別，往另一個世界去了，今天，我把你的书信手札装满一筐，如同我对你的怀念。

记得你说过的的一句真理吗？你说：「只有天才才下地狱！」你是百分百的天才，但我可不要你到地狱。

最后，我把陈彦增教授在你告别式吟诵的悼诗送给你：

「呜呼老马

从不作假

而今而后

上天去耍」

注一、马戈小传：

马戈，本名马宏祥，汉人，1934年生于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

1948年随父马真吾迁台，1958年自台大历史系毕业。

1962年赴美，1970年应聘至联合国任笔译，

1974年调差至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期间升任审校和科长，

1994年退休，2009年回台湾定居。

*1971年将中国文言材料翻译成英文，印制成册，分送联合国各代表。

*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将马宏祥从日内瓦办事处调回联合国总部当翻译。

2012年8月27日凌晨在台北振兴医院护理之家过世，享年78岁

注二、马戈诗集《纽约杂诗》，辑录1962年~1970年，马戈旅居纽约期间所作杂诗55首，并附王尚义、庄因、陈彦增、王颜铸等人 and 诗。他将移民美国的经验化成诗文，其中有他去国怀乡的经历感受，还有他对台湾及中国文化认同的独到见地。

注三、马戈过世后，嘱托将《纽约杂诗》库存本全数交给兰台，有兴趣的书友请向兰台洽订。

李敖和我前夫

王尚勤

李敖开始做房地产，正是台湾房子涨价的时候，听说他专门买发生凶杀案的房子，台湾人迷信，都是低价卖出，李敖买下后，内部重新装修，再以高价卖出，这就是所谓的炒房产。他死时在台北有二栋房子。他的第二批钱就是这样赚到的。

我前夫文乃建赚的钱是从中国来的，他在美国公司做的很不愉快，主要是他英文不好，又不肯好好去学，老觉得被公司歧视，职位升不上去。后来公司用了个台湾成功大学毕业的，英文极佳，让他做前夫的主管，我前夫就辞职了。

他辞职后到中国发展，他有20年美国化工的经验，又会说中文，中国把他当成宝贝，马上给他很多项目，他开了一家顾问公司，后来发了财，钱都是在中国赚来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有的华人不应该来美国，他就是其中一个，湖南人，非常固执。

不愿意美国化，在美国生活不下去。

我很替他高兴，找到中国做他的后路，又娶了大陆妹，而我跟Bob，我的英国男友；过了二十年神仙快乐般的生活。一直到他过世，他比我大二十岁。

呂佳真 2022 年 12 月 1 日 臉書 呂佳真

這是我在 2022 年 10 月 19 日于捷運上看的書：蔣芸的《熱線》（遠景出版）。

上一篇臉書講「每日一書」的緣由，提到我若將內容集結出書會滯銷，臉友👏

Coupon 說：「單獨把李敖部分結集就不會賣不出去。」嗯，是有可能，因為我在今年

9 月 12 日介紹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按讚數有 1990 人呢！可惜，李敖和我的師徒之情只局限在 1988 年後的出版書籍上，關於他早年的事迹，還有他後來的名嘴生涯，我都没參與。這方面要數我的二師父、李敖弟弟李敖最為知情。他的臉書不時會上溯過往他五哥和諸多男女的恩怨情仇，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進去看看，惊雷处处呢。

除了李敖透露了不為大多數人知道的李敖一面外，我對李敖 50 歲前的事，全是看書來的。最近才看了一本蔣芸在 1981 年出版的小說《熱線》，又補上了李敖生平的一

小片拼图。这书是朋友朱万里给我的，让我读完后，把书中人物对号入座一下。

《热线》的内容是讲男主角傲山（也就是李敖）某夜接到不明女子（也就是蒋芸）来电，由于言语玲珑，挑起了傲山久滞的情怀，但女子没吐露姓名，也无意见面，而且不告知电话号码，因此傲山只能被动的等待对方来电。这时的傲山身边有小明星女友海蒂，那原是朋友小陆的女人，却转投傲山怀抱，小陆表面不以为意，但两人还是有了些许嫌隙。

故事主轴虽是不明女子的来电，但主要是描写傲山对前女友倾倾的追忆，和现任女友海蒂的浓情转淡以至决裂。旁及朋友老孟壮年坠入情网的出轨，和小刘好赌成性的劣迹。

我一边看一边记录书中角色在现实中的身分，等我看完，我把对照名单传给朱万里，朱万里也提出了自己的人物版本（我把两人的结论翻拍在留言板，希望有知情人

士可以指正和补充)。

我看这本《热线》时，觉得蒋芸是真了解李敖的人，她和李敖的一段情，李敖都写进《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情书集》里了，但我知道蒋芸和黄华成也有一段，是黄华成在1992年亲口告诉我的，现场听到的还有我国中死党谢淑如。言谈中，黄华成不无得意之色，认为自己才是先驰得点的人。但我从没转问李敖，所以李敖至死都不晓得。

《礼记·檀弓》说：「事师无犯无隐」，我是既犯又隐。有关「犯」行，最早的一桩是1989年1月，已经写在2020年12月22日介绍《论定蒋经国》的旧脸书上；至于「隐」行，今天提到的是其一。以后有机会，再说说其他。

附记：除了校对的书是在书桌上看的之外，其他书籍大都是利用搭乘捷运时分次阅读的。我所记录的日子是开卷当天。这种习惯是从2019年10月才养成。我曾在旧

脸书上回答脸友，为何会特别注明「捷运」，那表示是纯阅读，而非校对。至于为何有此习惯，是因为我曾和早安财经出版公司的黄秀如聊过，应该要来推广阅读，可是没钱请大牌明星代言，那就自己下海吧。所以每次搭捷运，我都打扮得美美的，有座位时，便拿出书本，让自己成为活广告，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同好共襄盛举。

每次看「教父」这一片都想「笑」

李敖

这篇我在2011年写的文章，本来篇名「山寨教父」，为针对郑戡周前「每次看《教父》这一幕都想哭」的菜贴文而暂时改了篇名：

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背景是2011年，是时我与李敖自1995年起的「交恶」仍在持续中，所以写法比较刻薄，如今时过境迁，思维方式已大不同，不过为记载那段日子实况，全文并未修改。

李敖常说任何「愉快或不愉快的事，都会在21天后忘怀。」2016年底我们「一笑泯恩仇」时他又提到这个说法。我说「教哥：你对我们之间不愉快的记忆，可是持续了21年呢！」

现在读者们就了解一下故事的内容吧！

山寨教父

最近在电影网站上把教父 (Godfather) 全本看了一遍。

回想起我当年为李敖打工时，还是戒严时期，我们都是体制外的另类，党外及追随者都称李敖为老大而不名，李敖很满意，以此自诩并且陶醉于这个有霸气的称谓。

使我不由得把 Godfather 剧中兄弟情谊的处理方式与我们兄弟做了一些比较——

剧中：

教父的哥哥做了背叛他的事（当然不是欠他钱——哈——）

教父——交待手下，教父妈妈在的时候不要动他哥哥，也允许他哥哥来探望跟他一起住的妈妈。

李敖——老妈在时他跟我关系还算「正常」，只是不准我踏入他的产业跟老妈见面。

教父妈妈过世后

教父——立刻叫人把他哥哥杀了。

李敖——现代社会「山寨教父」做不到，何况我远在天边。

教父杀了他哥哥后

教父——对他嫂嫂依然敬重，生活无缺，对姪子也极为重用，照顾有加。

李敖——不再跟我这支有任何来往，弟媳被拒见，姪子吃了闭门羹，有关姪

女的电话没听完就挂掉。

「大作」不再赠送并排除于「比李敖早死奖励金」获奖名单之外。（注）

20110307 爱用正牌 拒绝山寨

注…李敖对比他早死的姊妹家人都支付了一笔慰问金 并言明「早死的都有分」。

郑南榕、李敖与陈水扁的《自由时代》 姚人多

郑南榕、李敖、陈水扁曾一起在《自由时代》出现过，一起在那个极端不自由的时代「争取100%的言论自由」。郑南榕的死开启一个台湾主体意识成为主流的年代，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势必要与李敖结束「统一战线」，分道扬镳。陈水扁是郑南榕殉道的最大受益人，但如果郑南榕还在，阿扁当选总统之日，就是他们分道扬镳之时。这三个人的「自由时代」见证台湾过去二十年的巨变。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而言，却多了一份心痛与感伤。

壹、前言

过去这几十年来，很多人喊过「台湾独立」这四个字，不过，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郑南榕把这四个字喊得那么自信、从容、骄傲、漂亮、得意，又理所当然。1987年的

台北，在一个演讲场子上，郑南榕对台下所有人大声说：「我叫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其实，郑南榕当时根本不需要介绍他自己，因为台下满满的听众早已知道他是谁。不过，他就是这样大声地说一遍。他是说给国民党听的，说给当时蛮横的统治者，说给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禁忌听的。有我郑南榕在，台独不需要偷偷摸摸，不需要隐姓埋名，主张台湾独立可以光明正大向全世界宣布。没有人会忘记，他讲完「台湾独立」后那面带微笑的满足表情。

两年后的春天，郑南榕离开我们，他被火焚过的躯体依然直挺，不过表情已经无法辨认。

1987年他喊「台湾独立」时，我还是一个正在准备大学联考的高三学生；1989年他死的时侯，我大学二年级，跟在长长的人龙后面送他最后一程。我必须坦白说，对于他的苦难与坚持，当时的我只有一丝丝模模糊糊的了解。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尤其是

习惯看《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的人，可能还会质疑郑南榕的精神状况是否异常。比如说，当天下午的《联合晚报》是这样报导郑南榕的死：「郑南榕在引燃汽油弹后，似已呈疯狂状态，除向警方攻击外，也对当时在场的时代杂志其他同仁攻击，要他们与他同归于尽，吓得这些时代的同事纷纷夺门而逃。」一天之后，参与拘捕郑南榕的中山警分局刑事巡官邓巽升，接受《联合晚报》专访时也指出：「面对一位未知数的狂徒，直叫人胆寒」（注一）。当时的立法委员赵少康更直言，对于郑南榕自焚，「他感到不齿」、「社会应该予以谴责」（注二）。

1989年4月9日，《联合报》用以下这则新闻为郑南榕的自焚划上威权体制下新闻评论的完美句点：「郑南榕失眠，精神科就诊，核对资料，是他没错。当时年仅十八，先后复诊五次」（注三）。不用怀疑，这就是当时的新闻媒体。比照一下今日这些人动不动就把言论自由讲得口沫横飞，他们当初甘愿充当国民党新闻走狗的景象实在让人心

寒。换句话说，有以上这些主流报导，我几乎可以断言，与郑南榕同时代的多数人也许并不了解他的死有什么意义。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了吗？当我们享受言论自由时，有谁会猛然想到他的杂志？当我们可以这样高喊台湾独立而不必担心警察与特务上门逮捕时，有谁会想到他被火吞噬湾的画面？当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有谁会想到他当年得意与满足的微笑？郑南榕注定是一个悲剧英雄。他的死不见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他以自焚开创出来的民主之路，也不会有太多人追本溯源。他本应该像一颗恒星在台湾的天空闪烁，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却令他像一闪即逝的流星；早在人们想要了解他之前，社会就已经把他遗忘了。

1989年郑南榕走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有这个荣幸写这篇文章纪念他。我记得谢长廷曾经说：「南榕之死是否有价值，他自己无法证明，需要外人证明他的死有

其价值，并为他的理想打拚。」沒錯，我们都是谢长廷口中的「外人」。我们都有责任与义务证明郑南榕当年的自焚有没有价值。

然而，这二十年来我们到底证明了什么？

貳、郑南榕

有很多方式可以纪念郑南榕，也有很多方式可以书写这二十年我们所证明的东西；不过，我选择一种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最痛苦的方法。让我从1984年3月12日郑南榕的《自由时》，代《创刊号》讲起。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这期的封面是一幅李敖的画像，封底则是在黑色的背景上用黄色的字体写着「争取100%（言论？）」（要查创刊号）自由」。很少人会去注意着这显著大字下面的人名，现在我把它记录下来：

总监：李敖

社长：陈水扁

发行人：林世煜

创办人、总经理：郑南榕

解严后才出生的年轻一辈也许不会了解，台湾曾有过那样一个年代，这几个人的名字可以被放在一起。这二十年来，这几个人不同的际遇与发展，用一种非常讽刺的方法告诉我们，台湾政治与社会所经历的沧海桑田。郑南榕已经走了二十年，李敖还是李敖，每天晚上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对着摄影机引经据典、批评时事。至于我们熟知的陈水，扁，在当了八年总统之后，涉嫌贪污，现被关在土城看守所。林世煜当年是党外杂志的总编辑，这二十年来除了经商做生意之外，一直留在社会运动界，默默为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做记录与平反。他不是政治人物，所以，这篇纪念文章就把他略过。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将从郑南榕的《自由时代》(1984.03.12~1989.11.11)杂志中

找寻这三个人的身影、言论与互动；藉此，我想拼凑出这三个人所共同经历的「（不）自由时代」。然后，看看这三个原本被放在一起的人物，从某个历史时刻开始分道扬镳。他们的分道扬镳正好告诉我们，这二十年来所有台湾人共同经历的命运。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是一篇学术文章，所以不会有什么高深的社会学理论，而且我选择的题材也很主观，涵盖的范围也不够全面，那些真正研究《自由时代》的学者就敬请见谅。

首先，郑南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郑南榕是一个有着什么政治思想的人？我认为，最贴切的答案是他自己给的「做一个「鹰派」的党外」。至于什么叫做「鹰派」？他自己的解释是：「鹰派之道无他，「永不屈服」而已」（注ㄡ）。郑南榕是个鹰派，这是无庸置疑的事。众所皆知，当年的党外运动有所谓「选举路线」与「运动」路线之争；或者，用更白话的讲法，就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抗争的路线争论。在郑南榕眼中，当时的康宁祥等人走的路线是前者，像这种人只是一

个「花瓶」，一个「温柔敦厚」的反对者。一个「喜欢走轻易平坦路途的反对者」。「他们的活动，对统治者，对他们自己，都没有真正的危险」（注⑤）。

在《自由时代》，郑南榕不只一次为我们示范，什么样的行动叫做「鹰派」。他实际的做法有二：第一，所有在《自由时代》刊登的文章，文责由他一肩扛下。这就是为什么在该杂志的目录，人们总可以找到以下这句话：「本刊文责一律由总编辑郑南榕负责，目录页恕不详具作者姓名。」这种做法让杂志的记者或作者不用在心中建立一个「小警总」，不用担心牢狱之灾，可以畅所欲言，尽情批判威权体制的霸道与独裁。

郑南榕的企图心不只适用于自己的《自由时代》，他也撰文呼吁所有党外人士，希望大家共同行动。「倘若某一篇文字构成诽谤官司的借口，我们建议各家杂志都重刊一遍。教国民党知道，言论自由的十字架，我们大家情愿一齐来担，要关就通通关……我们呼吁杂志社的负责人和编辑，表明态度，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坚决保护作

者的安全。」（注〇）很多人都说过，郑南榕当时心中有一套如何突破国民党戒严体制的蓝图，他是有计划一步一步实现为台湾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标。由上述郑南榕的文章看来，加上他一口气申请十几张证照「等着」让国民党来查封，当时的他，的确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第二，呼吁党外人士组党。在那个政治肃杀的年代，任何人组党，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任何人想组一个对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政党，就必须冒着被蒋经国杀头的危险。可是郑南榕在《自由时代》不只一次大声疾呼：快快组党，他自己也实际投入行动。

这样的文章在1986年民进党组党前有很多。1985年5月27日，郑南榕在「岂容千呼万唤不组党」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本人认为党外不是没有能力组党，也不是没有群众可以组党。党外不能组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敢组党，怕国民党动手抓人。」（注一）

同年「月」日，他又写到：「立即组党！毫不犹豫组党！先找到二百名不怕死

的人当发起人，我也愿为那二百志士之一。国民党抓去一个，就补齐一个；抓去十个，就补足十个；二百个统统抓走，重新再找二百个。什么叫做民主的斗士，这样就是！」（注8）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当时的豪气。事实上，他也真如文章所言，找了一些人。而且不只找到二百个，他还找了四百个。几百个党员对现在的自由社会而言实属家常便饭，然而在当年，参加的人也许都必须先为活着的妻子、丈夫留下遗书。

后来的历史证明，党外的「鹰派」获胜了。1986年，台湾战后第一个本土政党「民主进步党」在风声鹤唳中诞生。郑南榕无法目睹这一刻，因为1986年6月2日到1987年1月24日他因案入监服刑。不难想象，当时在监狱里面，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心中的欣慰。也许更令他欣慰的是，十四年后，这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四年后，又连任一次。不过，这两次胜选郑南榕早就看不到了，更不用说2008年民进党狼狈的输了两百多万票。

1986年11月17日(当时民进党刚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出刊的《开拓时代》周刊有一篇社论是这样写的：「台湾人民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党，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那么自决是必然之道。那些殖民者心中想要染指台湾的黑暗念头，只不过是风中的尘埃而已。」(注9)。我不确定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许还是出自郑南榕在狱中的文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郑南榕现在还活着，也许会对那所谓如「风中尘埃」的黑暗念头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吧。

后来有关郑南榕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988年12月10日，《自由时代》第254期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1月21日高检处「涉嫌叛乱」的传票寄来，郑南榕誓言「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1月27日郑南榕开始自囚于杂志社，4月1日国民党来抓人时，郑南榕拿出准备好的汽油，点火自焚于总编辑办公室。

很多人会从郑南榕的极端个性分析他选择自焚的原因，不过，我并不这么想。我认为，即使郑南榕的个性比实际上温和一点，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政治上的对抗说穿了是一场赌注，当郑南榕说出了「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时，他已把当时对抗国「民党的意志与力量，整个一肩挑起来。反对运动不能被国民党政权瞧不起，台独人士的抗议也不是嘴巴说得慷慨激昂，实际行动却充满妥协。我说过，郑南榕是反对运动的鹰派，他永远不会屈服，也没有空间屈服。他知道一旦国民党抓到他的时候，这个邪恶的政权会如何地夸口，所以他必须走上那一条自焚的路。他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跟国民党对抗，他认为，没有任何政权可以逮捕一个主张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人。

没有人曾经研究过1989年的国民党政权是怎么看待郑南榕的赴死誓言。二十年过去了，也许现在应该有人「鼓起勇气」去问一问当时的总统李登辉「民主先生」。在

在我看来，国民党当时也在跟郑南榕进行赌注。他们脑袋里也许打着如意算盘：郑南榕不敢自焚，就算他真的自焚了，台独势力也将少掉一员大将。对国民党来说，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让警察去「逮捕」郑南榕是一场必赢的局。

国民党当时的赌注要在2000年政党轮替时才看出它必败的局。但对叶菊兰与郑竹梅来说，她们的痛苦与恶梦却从1989年4月7日就开始了。叶菊兰曾经表示，她希望由别人的先生去做这件事，她话里亲情与正义的两难拉扯令人动容。郑南榕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即使要「江南」我、我也不怕」（注10）。面对死亡，郑南榕果然没有怕过。而国民党也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把郑南榕给「江南」了。关于死亡，郑南榕在《自由时代》不只一次提到：最令人百感交集的，是他在1985年5月20日为施明德的绝食所写的那篇「我们之间又有人要死了」。郑南榕这么说：

假使我是施明德，以这一条性命，我不会卖给那些毫不在乎的政权和人民。我要

拿这最终的祭品，献给党外的「同志」。我要绝食以邀请党外同志立刻站出来组党，我要绝食到他们组党为止。党外同志如果是民主的斗士，那么今天就组党吧。如果连党外同志也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饿死而不肯组党，那么就让大家把台湾的前途和我一起埋葬。

施明德没有死，党外也真的组党了。1985年的四年过后，「我们之间」死的人换成他自己。他当年最喜欢唱的台语歌「舞女」已经不再流行，至于舞女的愿望「做自己的主人」这六个字，台湾人在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还在追求；甚至，2008年民进党22周年党庆时，还被写在党主席蔡英文的演讲稿里。

参、李敖

我常在想，如果郑南榕现在还活着，他跟李敖的关系会不会决裂？一个是坚定的独派，一个是坚定的统派，在国家认同纷乱的今天，坚持百分之百言论自由者如郑南榕，

还能跟李敖出现在同一份刊物，或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打拚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二十年前李敖跟郑南榕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原因很简单，如李敖引用林正杰所言：「党外新生代在利用李敖做「超级打手」党外新生代所办刊物，与李教会师之后，联手打击魔鬼修理传统，制裁恶势力」（注二二）。

两蒋时代，勇于向威权体制对抗的文人，李敖说他第二，没人敢自居第一。郑南榕要办杂志，当然要找李敖助阵。有了李敖这支笔、这个响叮当的名声，党外杂志彷彿有圣人加持，言论的正当性与爆炸性（甚至销售量）加倍不少。这点可从上述《自由时代》创刊时，就以李敖做封面为证。对于这段历史，郑南榕本人是这么说的：「去年（1984）3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楨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注二二）

李敖当然知道这些偏台独的党外人士心里在想什么，不过他总是义不容辞，不收

稿费，拔独刀相助。对于这个问题，李敖从不隐瞒他的真正动机。在《民主天地》第七期，李敖如是说：「我写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目的就是要打龟儿子。可是我知道，王八蛋目前的力量打不倒龟儿子，只是尽量维持平衡而已。」（注①）换句话说，李敖支持郑南榕这一些党外「王八蛋」的原因，是想打倒「龟儿子」国民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搞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那么，郑南榕又是怎么看待李敖这个「大统派」呢？郑南榕当然知道李敖的国家认同立场跟他南辕北辙，不过，他并不在意；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当时，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当然，郑南榕私下是否有着跟李敖一样的「王八蛋与龟儿子」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以郑南榕在1985年2月13日写的这一段话来看，他对李敖是充满了敬意：

1981年3月我写《李敖，不要走！》一文说：「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

有才如李敖之流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而出，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先生的答覆是：「……：当中国自由的时候我才肯走。」我就这样宣示吧！「……：我跟李先生是同派的，当台湾自由的时候我才肯走。」

郑南榕并没有如他所言，等到「台湾自由了」才肯离开台湾去国外走走。1989年他自己先「走一步，因为他先走一步，台湾往后才有今日的自由。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再重复。我要把重点拉回来谈他跟李敖的关系。

从上述引文可知，李敖对郑南榕来说是一个可供借镜的指标性人物，他并不在意李敖是中国统一论者。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每个人都知道，郑南榕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运动者，捍卫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不过很少人提到他的言论自由跟「统派」之间的关系。从当年郑南榕与李敖交往的文字来看，前者并没有否定后者存在的正当性与价值。换句

话说，郑南榕所捍卫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包含主张统一的言论自由。当然，有一点必须澄清，时间若拉回1980年代，绝大多数住在台湾的人都或多或少「支持」统一。在这一点上，李敖所主张的国家定位是相对的安全，既不伟大，也非「异类」。

话说回来，郑南榕与李敖的「统一战线」从什么时候「解散」呢？1985年4月，李敖五十大「寿前夕」，《自由时代》与李敖有一场对谈。对谈过程中，有人问李敖：「为什么还要辞总监？是不是对郑南榕有不满？」李敖这样回答：「一个小团体里有不愉快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才怪呢，应该有。共产党的陈毅从苏联回到北京，日本记者问他，中国跟苏联的友谊有没有裂缝？他说「我们友谊像鸡蛋一样没有裂缝」——没有裂缝，可是很脆弱……辞掉总监，是因为根本上这个周刊是你家的，怎么我来做总监呢？」

（注14）

李敖向郑南榕「求去」，郑南榕也没再强留李敖担任《自由时代》总监，即使「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他答应让李敖离去时，开玩笑的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注15）。事实上，《民主天地》周刊第七期再度以李敖的画像为封面，找来很多人谈谈他们心中的李敖（包括李敖的女儿及林世煜等人），且定名为《李敖五十大寿专辑》，在该期六十多页的篇幅中，光是讨论李敖就占了廿九页，可见李敖在郑南榕心中的份量。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应该可以了解，李敖当年「没有裂缝，可是很脆弱」这句话所隐含的深意。李大师终究是李大师，当年的他看事情非常精准。1980年代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统一战线没有裂缝，然而，一旦党外人士冲破了台独禁忌，形成一股可以与国民党抗衡的势力时，独派与统派二者间极端不同的政治立场，就会让这个「友谊」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都会瓦解。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算1985年4月李敖不辭掉《自由時代》總監，早期黨外人士與他之間「脆弱」的「統一戰線」在幾年後也會很快瓦解。換句話說，如果鄭南榕在1989年沒有自「焚而死，再過幾年，他就會被迫因台灣政治局勢的快速變化而與李敖分道揚鑣。毫無疑問，鄭南榕依然會以他的方式來捍衛李敖的言論自由，只不過，這兩人在政治上已經很難在一起了。

朱高正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是最早加入民進黨的人士之一，當時在立法院忽而怒罵，忽而跳上桌，沖撞體制，無人能比，号称「台灣第一戰艦」。1990年他無法接受民進黨逐漸清晰的台獨立場，選擇離開。

黨外勢力與早期民進黨的分分合合，所揭露的就是一部台灣統獨爭論的發展史，1990年代之後，往昔《自由時代》鄭南榕與李敖聯袂出場的情景，已經成為陳迹。今天，人們很難找到統派跟獨派有對話或合作的空間，藍的和綠的也幾乎水火不容。當

然，我从不为无法挽回的过去而感伤；我唯一感伤的是，那个时代过去了，而现在的国民党依然独大。

从郑南榕与李敖的例子可以看出，事实上，整个民进党的成立就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势力的大统一战线，这就解释了为何二十几年过去了，该党内部依然山头林立，互不相让。曾经，「打倒国民党」这五个字让该党的山头「暂时」团结在一起，一旦国民党被打倒了种种内部矛盾与分裂就会浮上枱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强人来调节各方势力；而不幸的是，陈水扁就是那个被找出来的强人。

肆、陈水扁

单从《自由时代》的文章来看，郑南榕与陈水扁二人的关系不错。1984年当时是台北市议员的陈水扁担任郑南榕《自由时代》杂志社的社长。也许是这个缘故，周刊常有他的新闻。甚至《发扬周刊》第九期还刊登陈水扁为林宅血案所作的新诗《哭咱

的老母暨孩儿（注16）。陈水扁的诗写得很俗气，文笔平平，不过，字里行间倒是看得出他当时的真感情。

《自由时代》与陈水扁的「未来」最有关的文章有两篇，一篇出现在1985年2月二日。这是「一篇由陈锡福所写的访谈稿，访问的对象是邓维楨，访问的主题是当时轰动台湾社会的「蓬莱岛」案。记者问邓维楨：「你听到陈水扁等人判刑一年并罚款二百万元，而陈水扁表示不上诉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邓维楨的回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精准得令人讶异。邓维楨这么说：「我最初的反应是羡慕，为什么陈水扁从政的路途是那么平坦而且幸运？二百万元可以从捐款中募足，而坐一年牢就可以取得党外政治领袖的地位，失掉律师资格和市议员位置算得了什么？许多从政人士都渴望的机会，陈水扁无意中获得，真令人羡慕……陈水扁如果不上诉而从容坐牢，牺牲律师招牌，牺牲市议员地位，很自然激起人民的正义感。英雄形象将使得陈水扁从

此自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一变而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人物。党外政治领袖于焉诞生。」（注17）

邓维桢说得一点也没错，当年「蓬莱岛三君子」是在市民夹道欢呼声中光荣入狱。当然众所皆知的，入狱之前，陈水扁还参选了台南县长，吴淑珍就是在那一场选举中，被撞成终身残废。1987年2月，陈水扁服刑期满出狱；和郑南榕一样，在狱中的他没有亲见民进党的成立。

陈水扁出狱后加入民进党，成为「政治领袖」之一。这件事说起来与郑南榕也有点关系。郑南榕出狱后一刻也没闲着，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就快到了，他心里很着急，应该做点事来唤醒台湾人的意识，于是他发起「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展开全台游行。这个举动「让当时的蒋家政权吓坏了，出动警力在台湾各地跟踪部署，深怕一个不留意，被郑南榕他们把活动搞大，人民知道真相，政权的正当性会被严重摧毁。」

1987年2月28日，民进党真的把事情搞得很大，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永乐國小举行「二二八党平日说明会」。这是民进党组党后第一个二二八，现场人山人海，万头钻动。陈水扁在万众欢呼中出场，这就是《自由时代》跟陈水扁的「未来」最有关系的第二篇文章。文章是这样写的

十点左右，继谢长廷之后，晚会出现第二个高潮，蓬莱岛三君子之一的陈水扁，在万众的狂呼中，做他出狱后的首度和群众会面……台下骚动停止之后，阿扁以他一贯有力的口吻向大家保证：「我阿扁不会让大家失望，因为越关越勇」……最后陈水扁喊出「纪念二二八，加入民进党」的口号，打破了他出狱近一个月以来的观望态度，在三万群众见证之下，高举右手宣誓加入民进党。（注18）

就这样，陈水扁加入了民进党。接下来的事，全台湾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了。1994年，他在新潮流的支持下击败被看好的谢长廷，出马竞选台北市市长。1998年，寻求连任

失败：2000年，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击败连战与宋楚瑜；2004年，在三一九枪击案的风暴下，有惊无险再度击败连战当选连任。2008年3月22日，民进党惨败，下台一鞠躬，政党再度轮选替。同年底，他因涉嫌洗钱与贪污，被检察官起诉，目前羁押在土城看守所。

没有人可以否认阿扁为民进党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他的领导下，民进党爬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不过，也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在八年任内的所作所为，他个人及家族惊人的财富与不当的理财方式，带给民进党多大的伤害。

每个人都是善恶二元对立的混合体，只不过，有些人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尤其在特殊的权力位置，他必然只能是善的，否则他的恶将会造成历史发展上严重的挫败。阿扁就是这些人之一。尽管在法律三审定讞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的，不过，那只是他个人的法律问题。整个民进党的政治与道德，都因为他而被人民判了重刑。这

个以台湾独立作为理想的政党是否能爬得起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连带地，郑南榕的梦想，一个小国好民的新国家，「做自己的主人」，是否能够达成，也是未定之数。

如果郑南榕还活着，他会怎么看待今日的陈水扁呢？我认为，郑南榕与陈水扁的关系在2000年阿扁就职典礼上必然会产生极大的裂缝，因为，郑南榕很有可能不会理解，更遑论谅解，陈水扁所提出的「四不一没有」政策。作为一个「鹰派」，郑南榕绝对不会同意国统会这玩意竟然能在民进党执政后继续存在。至于陈水扁及家人的理财方式，郑南榕可能也会很有意见，甚至痛心疾首。1989年，「荣星案」爆发时，媒体指出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涉案。郑南榕为了这件事写了一篇〈不要让民进党的形象赔在投机份子手中的警讯〉。郑南榕当时的说法现在读起来有种很浓很浓的「似曾相识」感觉，他是这样写的：

即使我们多么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形出现，但它还是赤裸裸发生了。每天都有关于

「荣星案」的最新报导，但每一则消息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民进党的市议员涉案其中……可想而知，这种丑闻对民进党造成何等强烈的杀伤力……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而这锅粥则在煎熬之中……诚然，民进党组成分子复杂，政治理念也颇有歧异……如果该党继续不分青红皂白让投机分子混下去，那么该党最后必然减低理想色彩，迟早会被支持他的人民生厌。如今距大选未滿一年，民进党却已腹背受敌。我们为年底的选战感到忧处，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能勇于揭破疮疤，疗伤止痛，化危机为转机，则「荣星案」未尝不可塞翁失马（注19）

上述这段郑南榕死的那一年所说的话，如果把「荣星案」改成「扁案」，字字句句就会像针一样刺在每个民进党支持者的心上。不管再怎么不愿意，它终究是发生了。

二十年了，如果郑南榕二十年前讲的话，到今天依然有如暮鼓晨钟，依然令人心碎，那就表示民进党根本还停留在他那个年代。不要忘了，周伯伦曾担任过《自由时

代》的总经理，就像陈水扁曾担任过它的社长一样。郑南榕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不管是谁违背他的标准，他的批判绝对不会留情。他的标准，说穿了，就是民主的标准，就是台独的标准，就是一个宣称要推动台湾新国家运动的政党所应具备最起码之标准。在这个意义下，郑南榕是幸运的，至少他不用在二十年后看到同样的政党经历同样的伤痛。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郑南榕又是何其不幸，他用生命换来的自由与民主，今天宛若一场梦，一觉醒来又回到国民党的一党独大。

伍、结语

让我们回到谢长廷在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话：「南榕之死是否有价值，他自己无法证明，需要外人证明他的死有其价值，并为他的理想打拚。」经过上述颇为冗长的讨论之后，这二十年来「我们」到底证明了什么？

我其实可以写一些比较制式的答案，比如说，废除刑法一百条、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选、政党轮替等等。民进党的努力替郑南榕的死证明了其价值。不过，我想，郑南榕在天之灵也许不会这么想吧。

郑南榕、李敖、陈水扁这三个人曾经一起在《自由时代》出现过，一起在那个极端不自由的时代「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1989年以后，郑南榕还没看到言论自由在台湾实现便已殉道，李敖则数十年如一日，狂妄孤独，大中国思想没有一天改变过。至于陈水扁，如邓维楨所言，「许多从政人士都渴望的机会，陈水扁无意中获得，真令人羡慕」。郑南榕的死开启一个台湾主体意识成为主流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即使他还活着，他也势必要与李敖结束「统一战线」，分道扬镳。而陈水扁则是郑南榕殉道的最大受益人，他在台湾主体意识的强大推力下，当选两任总统。不过，如果郑南榕还活着，阿扁当选总统之日，就是他们分道扬镳之时。曾经一起在不自由的年代里共同努力的伙伴，在自由年代却像走到了交叉路口，往不同方向各奔东西。这三个人

的「自由时代」见证了过去二十年台湾的巨变，有点讽刺，有点唏嘘；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而言，则多了一份心痛与感伤。

郑南榕的理想实现了没有？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下次到KTV唱歌时，记得点一首他最爱唱的〈舞女〉。当你唱到「谁人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时，如果你还是有点哽咽，那大概就代表他的梦仍然在风中。

1. 「拘提郑南榕不知有危险邓翼升事后回想好怕」，1989-04-08/联合晚报/03版。
2. 「自焚殃及他人受伤赵少康认应受谴责」，1989-04-09/联合报/07版。
3. 「郑南榕失眠精神科就诊 核对资料 是他没错 当时年仅十八 先后复诊五次」，1989-04-09/联合报/07版。
4. 郑南榕(1985a)「我们要『金大中规格』：从康宁祥回国论党外政治规格」，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48号)，第6期，页1。
5. 同1。
6. 郑南榕(1985b)「团结、奋斗、救党外：国民党休想以文字狱各个击破党外杂志」发扬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45号)，第10期，页1。
7. 郑南榕(1985c)「岂容千呼万唤不组党」，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64号)，第13期，页1。

8. 郑南榕(1985d) 「有热血、有胆气、就组党：呼应施明德的绝食呼吁」，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69号），第18期，页1。
9. 作者不详，「泱泱大国的自决风范」，开拓时代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146号）第18期，页1。
10. 郑南榕(1985e) 「即使要「江南」我我也不怕」，发扬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50号），第15期，页1。
11. 李敖(1985a) 「给林正杰先生的公开信」，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57号），第6期，页35。
12. 郑南榕(1985f) 「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58期），第7期，页29。
13. 李敖(1985b)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民主天地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58期），第7期，页7。
14. 同上，真13。
15. 15. 同上，页29。
16. 陈水扁(1985a) 「哭咱的老母暨孩儿」，发扬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41号），第9期，页25
17. 陈锡福(1985) 「邓维桢谈「蓬莱岛」奇案」，发扬周刊（自由时代系列总号第49号），页48
18. 自由时代周刊采访组，「不让人间有冤魂：二二八和平日活动全面报导」，自由时代周刊，第162期，页8。
19. 郑南榕(1989) 「不要让民进党的形象赔在投机份子手中的警讯」

看到C兄的目录里的一些名字，想到一些人物一些琐事

一剑穿过忧伤

看到一些名字，想到一些事情，很好玩

「拒绝联考的小子」现在台湾的选举大师吴祥辉当年本是跟着林正杰崇拜追随李敖的，可后来林正杰的前进系忘恩负义和李敖闹翻，吴也参与其中，还做了李敖的被告，两人从此交恶，不过前进系早已经淡出民进党，吴祥辉最近更在MUCH大捣民进党的内幕，很多言论又都追随了李敖的观点，连他的绰号党外教父，都是原来李敖的，不知道他和李敖的恩怨是否已经化解，

李承龙当年曾经混入新党做了台北市议员，应该算是后期李敖的信徒，可后来露出马脚搭上了许荣祺，在环球开了那个以漫骂李敖被人引为笑谈的节目，又出了这本

书，不过张俊宏告李敖的官司已经二审终结，李敖告的这个官司却如石沉大海，有人说李敖是讼棍，可是面对台湾的司法现实，李敖也自嘲他的官司只是打个过程而已，可最近他的几个官司却是连过程也打不出来。

杨悟空作为一个出家人却热衷政治，到处参选，去年甚至投靠李登辉被台联提名选立委，自称李敖大师朋友的他真是情何以堪啊？不过李敖却罕见的没有痛批杨悟空还说了他是不得已的等苦衷，真是出人意料，看来陈文茜在那期采访李敖的文茜小妹大里真没有说错，李敖对朋友实在太好了，他的批判也还是有亲疏的存在（她举的例子是如果李庆安或者李永萍做了台北市长，做了和小马哥（虽然小马哥也是李敖迷）同样的事情，李敖的批判肯定会更轻），有温情，已经做不到理在情不存了！

现在看到同是李敖好友，当年水火不容的冯沪祥、朱高正、王晓波、曾祥铎混在一起做节目，互相说着尊重的话，就觉得好玩，他们怎么混着混着混到一路来了？！

看来当年的恩怨都因为信仰统一而化解了！

蔡康永（台湾作家，知名节目《真情指数》的主持人，李敖老虎会时蔡问李敖生日的愿望是什么？李大师开玩笑说最希望就是能等到《真情指数》上节目的通告）在李敖代班陈文茜主持的一期节目里，给老人家一个面子，承认了自己的性向，那期节目引起了轰动，不过也反衬出李大师确实在很多问题上是很顽固的，比如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女性的定位，对X月X日的说法等等……

在大陆一度与李敖齐名甚至更有清誉的龙应台算不上李敖的好朋友，在她做了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李敖一直对她颇有微词（李大师要是知道我写在龙前面的那个定语岂不更加有话要说！龙竟然也能和李敖齐名？就因为他们都写过批评文字？是啊！这就是大陆评论家们作家们比如那个被我在榕树下写文调侃过的陈村之流的水平啊，不过想到现在的总统府资政柏杨一度评价和名气还远在李敖之上，大师也应该无话可

说了!)。不过龙应台倒是与李敖的意见很重视,每次采访,她都会谈到李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有一次谈到保留李春生旧居的时候,她说虽然李敖坚决反对保留李的旧居,因为李春生在台湾殖民时期是日本的汉奸,但是龙应台说,她比有李敖更包容的观念,在保留台湾古迹从文化角度考虑她眼里已经没有蓝绿之分,没有本土、外省之分,甚至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是曾经在台湾历史上具有意义的都应该一视同仁,这也算是她对李敖的一次反驳。(看了那期节目之后我倒是对龙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好感)

同是台北市的官员,当年的新闻局长现在的政大新闻系教授,被陈文茜誉为比马英九还帅的金溥聪就更有趣了,当时的市议员李新在一次市议会公开质询时,拿着一段隐去作者的文字让他检验,问他这属不属于应该管制的色情文字,金看了马上表示,市政府应该严加管制,可是李新马上告诉他这本书的名字叫《上山上山爱》,作者叫李敖,金溥聪大惊失色,马上挥手,非但不承认他前面说过的应该管制的话,还责怪

李新怎么不早告诉他这是李大师的文字，害得他差点得罪了大师！把李新和其他议员都乐翻了。不过金溥聪尊重李敖由来已久，2000年总统大选时，李敖因接受吴子嘉的邀请在环球电视台开《挑战李敖》，让国民党又恼又怕，后来想出了让无党籍立委蔡豪（这个评价很负面的立委竟然也是李敖的朋友）抢环球电视台经营权的事件，时任新闻局长的李敖的好朋友赵怡没有反应，反倒是同为国民党官员的金溥聪一张张罚单开过去，最后才让李敖的节目得以复播（好玩的是蔡豪虽然对环球盖台播出，可是他也不敢得罪李敖，在同时段还是播出以前李敖在东森主持的李敖黑白讲）。

看了「兄目录里的文字，就没头没脑的（想到）写了一些和李敖有关的名字和事，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我再陆续写出来，让大家看着玩。

台湾慰安妇求偿获声援 联合多国「公审」日政府

记者顾浩然／台北报导

「我不是自愿的，日本政府要还我一个公道」，录像带中的阿妈泣诉二〇岁那年，被日本骗去当慰安妇的惨痛回忆，在台湾，像阿妈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好几十位。台湾的妇女救援团体，决定在本月份，号召包括印尼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审」日本政府，一起联合讨回这笔债。

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葛书伦△日表示，这项求偿运动始自1996年，当时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接受联合国委员会特别报告建议后，我国政府即发表过四点立场，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个别补偿且一次给付，不得采取差别待遇。

此外，我政府也开始对本国籍慰安妇展开一连串的实质照顾行动，并至1997年1

月起，对当时挺身指控的22位受害者的生活补助提高至每月新台币一万5000元，及所有的医疗费用。

葛书伦指出，1997年8月，妇援会也在历史评论家李敖先生的大力赞助下，完成了民间募款活动，并为每位慰安妇老人家募得了每人50万元的社会支持金，同年12月，政府也对等提拔了50万元给每位受害者。

不过尽管如此，葛书伦强调，错误的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被忘记。由于日本政府一直罔顾世人要求道歉的呼声，并置之不理，因此为了配合今年12月世纪大审，乃由全世界各国曾受日本迫害的慰安妇所属国家联合起来，发起这次的求偿行动。

(2000/09/04/ETtoday 实时)

读《李敖快意恩仇录》

杨照

一九六二年一月，廿七岁的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时年七十一岁的胡适刚因心脏病住院方出院，看了〈播种者胡适〉之后，很诚恳地给李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第一次披露。信中一开始就这么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我们不晓得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胡适会觉得「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我们只知道胡适这个看法根本是对的。不过倒不完全是人家不愿给李敖指点，而是刺猬般的李敖始终坚持维护着，不让人家对他的文字有些什么样的指点。即使隔了三十年之后才读到胡适死前不到一个月所写的这封未完未寄的信，李敖一方面盛赞胡适，

「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指出胡适的「指点」，原来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没人（包括胡适）可以指点李敖？因为李敖是最像陈独秀主张的那种「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的人。李敖因感于胡适的知遇之恩。

「借一千还十万」，而「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来流传推广胡适。然而在性情上，李敖其实和胡适是完全南辕北辙。

胡适在世时。因为他的响亮名声、又因为他的平易宽容，「我的朋友胡适」变成多少人挂在口里招摇撞骗的方便工具，引为趣谈。然而《李敖快意恩仇录》则让我们看到。李敖如何以天下人恨恨詆骂「我的敌人李敖」，为值得自豪自傲的毕生成就。

《李敖快意恩仇录》书背的介绍文字，应该也是出自李敖手笔。里面明白地说：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这段话标点了李敖和「宽容的」胡适最大的差异。也透显出李敖其他文字里少有的一种歧义暧昧，一种悲凉无奈。李敖以不宽容来见证社会的不宽容，而因为不宽容而逼出一个天才李敖，这样的社会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李敖的「不宽容」，在《快意恩仇录》里，表现为指名道姓骂遍政坛及学术界的名人们。李敖一贯的作法是历历举证出这些人表里不合一、名贯不相吻的部份。而在所有的「劣迹」里，最让李敖无法忍受的，到底还是在面对强权时，不敢挺身说出实话、不敢抵抗周旋的懦弱。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不宽容」。李敖的「不宽容」建立在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上。条件一是他所处所见的一个充满虚伪充满欺瞒的时代，虚伪与

欺瞞可以換取錯亂是非下的名或利。條件二是他能夠掌握資料證據，來刺破虛偽的汽球，暴露欺瞞背後的不一致。條件三是他自己必須不曾參與這些虛偽與欺瞞，不曾投身同樣的錯亂是非換取名利。

條件一的成立，見證的是台灣所走過的悲哀歲月。在強權籠罩之下，一切都不透明、一切都失去了可討論的合理準繩。人在面對強權時不得不低頭閃躲，同時却也在不透明的掩護下，可以選擇投靠強權、利用錯亂。條件二的成立，見證的是李敖在搜集比對資料上，近乎不世出的才份與功力。在這點上，他是清代訓詁考證學風、胡適所揭櫫的「科學方法」，在流傳三百年之後的異軍凸起。清代朴學從研究儒家經書、試圖解決宋儒義理紛爭開啟其端，中間擴大到去考索老子莊子墨子等「小書」。再擴大而到梁啟超主張的「細密手史」，之後而有胡適把這套方法用去研究《紅樓夢》、《醒世姻緣》等小說。李敖卻把工夫拿來搜羅比對判證當代的政治資料，從而斷出許

许多多或骇人听闻或不堪闻问的权力内幕来。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解释清代考证学的精神时，屡屡指出「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两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试看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佐证」、「佐验」、「勘验」、「推勘」、「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指示考证学与刑名狱讼的历史关系。」这样的「历史关系」，到了李敖身上有了大翻转。毕生没有作过小官的李敖，拿他所学到的考证方法，反过来用在现代的法律诉讼上，因而具备了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律师法官都无法比拟的一种凶悍、咄咄逼人的气势。李敖为什么那么厉害？李敖为什么能够屡屡以讼告作威胁，逼人让步？理由无它，他把原本源自于诉讼。后来在历史文人学者手里粹炼精密的一套方法，用回了

诉讼上！

至于前揭的条件三的成立，则是见证了李敖这一生所受过的苦痛与委屈。李敖其实才是最接近易卜生笔下的「国民公敌」类型的人，他也才是真正身体力行体验「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名言的人。李敖从考证当代资料上得到信心，相信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的考证直接触犯威胁到当代名位与权力的拥有者，当然会惹来反弹、报复与镇压。在那样畸形的社会里，反弹、报复与镇压一方面激怒了李敖，让他用更相信自己的意见绝对是对的，来坚固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却也在底层掀着许多崇拜、鼓励的声浪，推动着李敖向前。所谓「杀吾马者道旁儿！」这种暗藏的崇拜、鼓励，最常把一个年轻人送上正义最前线，摧折了真实生命或智识上的前途。万一悲剧发生时，原本偷偷鼓掌叫好的人，就纷纷退缩回自己的犬儒位置，偷偷发出犬儒的喟叹：「唉，我就知道！」

李敖在一次次的反彈、報復與鎮壓中，近乎奇迹地沒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絕對不曾錯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縮與虛偽的神色，更加感覺到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歷經了勇氣與義氣的考驗。他也就養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絕對的標準來武裝自己的習慣。他說：「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鏡子。」讓很多人無法同意、不能忍受他的狂傲。不過通讀《快意恩仇錄》，我們如果弄清楚了李敖所在意的是那種在孤立的情況下還能維持義氣與勇氣。而且有本事過得氣焰淋漓、不貧病潦倒、不窮酸臭腐，那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如此遭遇如此對付如此結局，李敖一人而已。

李敖當然是不寬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絕對標準去評量周遭人事。所以他不可能從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標準他的邏輯里，要證明自己的堅強惟有凸顯自己的獨一無二，不孤立就不足以顯示他的絕對的地位。不過這種反覆堅

强、孤立的表示，长期以来成了执意固念 (obsession)，也就使得许多人忽略、忘却了李敖被打造成这种绝对强人，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这是李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代价之二，则在于用绝对的是非去处理一切，往往会把许多明明就是没有绝对是非的事情粗暴地简化。

虽然李敖对自己写的《北京法源寺》依然自信满满，不过我想大部份的人都会同意，李敖其实完全不适合写小说。毛病就出在他无法处理人与人之间，既内于是非又超越是非的暧昧互动。同样的毛病，从《李敖回忆录》到《快意恩仇录》，也出现在他处理和女性的关系上。他挖掘别人的隐私，以曝白别人的表里不一取得一种强大的「另类权力」，因而同时也就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了彻底透明的态度。不幸的是，人生有些部份，尤其是与爱与性有关的，往往一说成了大白话，就注定要变质，变成了另外一种具有高度杀伤力的「不宽容」了。

十几二十年前，我初进台大历史系，听起师长系友们说起当年李敖轶事。几乎每谈必以「如果不是生在这个时代，李敖必能成为大史家、必能有更大成就」的慨叹作结。我当时也相信这样的说法。读完《李敖快意恩仇录》，这个长年根深柢固的印象改变了。我发现如果生在一个正常、宽容的时代。李敖可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完成传世史著，也可能以他的叛逆精神闯出一番名号来，然而他就是一个史家、一个叛逆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宽容的时代，才真正彻底激发出李敖绝对个性中所有的天才能量，才让李敖变成一个没有头衔却已不需要头衔、超越头衔的、独一无二的李敖。

强权者以其绝对的权力贪婪，制造出了一个绝对的敌人。国民党的不宽容。激发了李敖的不宽容与无止尽的斗争，解放了他所有的精力与本事，成就了一个不宽容时代最闪亮的见证。国民党遇上李敖真正倒楣。而没有这样的国民党，其实也不会产生这样淋漓尽致的李敖。

是之为历史的吊诡。

本文转载自「联合文学」1999年4月号第15卷第6期」

李戡打台办除三害 2022年4月14日脸书 李戡

有个叫杨照的作家，向来自命不凡，喜欢对李敖品头论足，一副全天下就他最屌的架势。想不到他的自命不凡，随着年龄增长与日俱增，最近居然出齐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我根本不信他这种连博士论文都完成不了的人，居然有能耐写出横跨四千年历史的一套书。到底是杨照水平进步了？还是写历史变容易了？难不成是读者更好骗了？我实在很想知道答案，所以买了最新一册来看。果不其然，我发现杨照多次在结构上、观点上、史料运用上抄袭改写他人成果，却不注明出处，大剌剌地把别人的概念据为己有、当作是他的独创。我说怪不得杨照（本名李明骏）笔名要用「照」这个字，因为是「照抄」的「照」啊！

本来，我也不打算这时候揭发杨照，谁知好死不死，杨照在书中第80页莫名其妙

大酸李敖，逼得我非现在出手不可。说来好笑，像杨照这种喜欢装清高的文人，台湾文坛有这么多人可供他消遣，他偏偏挑一个儿子是学历史且精通抄袭考证的（见我去年出版的《蒋介石日记的濫用》一书）。你杨照既然喜欢贬低李敖抬高自己，我现在就来分篇连载、揭发你的真面目。顺带一提，杨照在高度重视学术伦理的哈佛大学读过博士，他绝对清楚要怎么交代引用他人观点，却故意不做。杨照写的这本书，里面更出现不少艰涩冷僻的学术术语，所以我们当然要用最高的学术抄袭标准，来检视杨照的抄袭改写行为。杨照抄袭改写又爱唱高调的作风，恰恰反映了他的真实人品。

杨照抄袭改写案例一：《不一样的中国史13：从变法到革命，颠覆帝制的时代！晚清》（台北：远流，2021）页62，杨照写道：

从「五条誓文」取得的共识，接着展开了中央政体的改革。这个时候有三本书发挥了最大的影响。第一本是福泽谕吉写的《西洋事情》，第二本是美国人裨治文（Hunting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介绍美国制度的《联邦志略》，第三本是孟德斯鸠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后面两本是翻译的。

改革后的政体与原来的传统制度有着截然的差别。在新制度中，设立「太政官」做为权力的中心，在他之下有「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分支。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但如果行政官临时出缺，或是出外使节，可以由立法官兼任。也就是原则上立法与行政要区隔开来，在官职派任上不得混杂。

这段话，杨照完全没注明出处，实则抄袭改写陈水逢《日本近代史》（台北：台湾商务，1988）页45-46如下段落：

前述大政奉还后设定的总裁、参与、议定三职，旋于一八六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被废止，另设太政官，并采倣美国联邦宪法，分七官掌理立法、行政、司法，使三权

鼎立，并公布政体书，将国是「五条誓文」制度化。该政体书……主要系根据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及美国人 Bridgeman 所着的日译本「联邦志略」，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等为准则，作为新政府政治运营的法度。……

……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但如临时都府巡察使及驻外国使节得以立法官兼摄之。……

紀念、研討殷海光的重點應在三個

佚名

6月16日上午，紀念殷海光去世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與會的海內外的專家、學者達200餘人。開幕式由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社會學所籌備組負責人瞿海源先生主持。

人們怎麼也沒有想到，會議開始不到一小時，李敖突臨會場，而且帶進大批新聞記者。

主持人瞿海源發現李敖來了，出于禮貌，連忙起身走到李敖跟前說：「歡迎光臨，請李先生上台作5分鐘的發言。」

李敖毫不客气地走上了主席台。

他沒有講客套話，一開始就憤怒地指責出席會議的海內外學者說：「你們這些書呆

子在这里开会，不是搞什么纪念，是扭曲殷海光的思想，我不能让你们扭曲殷海光！殷海光当初受国民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政治迫害时，你们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为他说话？为什么殷先生死了，再没有政治迫害时，你们都来纪念他？你们今天不是真正的纪念，不是真正的研讨，而是丑化、窄化、矮化他！殷海光是我的老师，他当初受迫害病重时，是我强行把他送进医院救治的，使他得以延长了几年的生命。我是殷海光当年真正的救命恩人！

李敖讲到这时，台下两百余人和记者们无不震惊，感到李敖在这种场合突然讲这些话，不太得体。李敖的朋友、当时在会场的胡虚一先生曾告诉笔者，李敖在台上讲了上面那一段话后，他心里很不舒服，很想上去劝他下来，因李敖的气太大，他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哪知，李敖讲了上面一段话后，接着又点名道姓地猛烈抨击坐在台下的国际知名

學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說：「林毓生口口声声稱自己是殷海光的学生、弟子，并打着殷门弟子的旗号到处招摇、演讲。我要问林毓生，殷先生当年受难时，你为什么一毛不拔？你为什么帮忙？为什么不秉持学术良知，而且还用文章、著作拍国民党的马屁？你这种人，还敢来说纪念殷海光的话！你这是对殷海光的侮辱！」

坐在台下的另一著名學者、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殷门弟子楊國樞，也被李敖抨击了一通。

随后，李敖又说道：「纪念、研讨殷海光的重点应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殷海光以学者的身份站在第一线与台湾当局对抗，大反专制、独裁，并对青年们进行思想启蒙，而现在政客带着学生，连学者也跟着起舞；第二，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写得光芒万丈，也是全台湾写得最好、最生动的，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却无人进行研究、研讨；第三，殷海光反蒋介石的大方向正确，殷先生不赞成反蒋走火入魔，比如搞台独，台独就是走火入魔！

李敖还说：「我是殷先生的学生，思想受他的影响较大，但不是全部。我救过殷老师，才得以使他晚去世，这一点，连殷师母写信给其他同学时，也提到过我救了殷老师，只是我不是基督教徒，殷师母不喜欢我。」

章棣和 佚名

二十岁的口哨演奏家、中央交响乐团前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章棣和老人，谈及口哨，几度泪水盈眶。他仍记得二〇〇三年出访台北时，拜访自己的小学同班同学、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细节：李敖不喜欢音乐的。但我还是送给他一盘自己吹奏的口哨CD，有十六首，也不知他听过没有。只可惜现在没法吹了。老人用手指指听力衰退的耳朵，不无遗憾地叹道。

李敖「走进」湖南是从他的情书开始的

徐海瑞、潇湘晨报

潇湘晨报3月28日讯3月28日，李敖逝世。这对出版人张自文来说，无疑是个令人伤感的消息。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负责编辑李敖的三本书，那是他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张自文说。

对于李敖，张自文的评价有三：「他是白话文写作这个行当里难得的语言大师，有些独立而鲜明的思想观点，且记忆力惊人。」

据张自文回忆，大陆了解李敖是从《李敖的情话》和《李敖的情诗》这两本书开始的。作为这两本书的编辑，张自文告诉记者，1982年，李敖47岁的时候，《李敖的

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三情之书》先后在台湾出版。而在此前，李敖的著作已经可以用“等身”形容。但因种种原因，李敖在大陆鲜有人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尚在湘潭大学读书的张自文通过一些途径了解了李敖，产生了对他深入了解的想法。1985年，进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后，通过时任社长弘征的牵线，张自文结识了林文山和曾彦修两位知名出版家，又通过他们增加了对李敖的了解。

不久，张自文拿到了台湾出版的李敖的“三情之书”，打开一看便大为震撼：原来书还可以这样写！语言还可以这样漂亮！恋爱还可以这样谈！随即，他有了出版李敖的书的想法。而与李敖有着不少联系的弘征也一直有在大陆出版李敖著书的设想。很快，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1988年2月，在克服重重障碍之后，《李敖的情话》大陆版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刊印出版，随后，《李敖的情诗》大陆版本也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正式刊发。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关爱情的书籍，尤其是来自台湾的书籍，在大陆出版还是比较困难的。谈起往事，张自文并不避讳。他说，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思想刚刚解套，有关情书、情话、情诗这样的字眼还是比较避讳的，光是书名的审查就有很大困难。

再加上李敖是台湾政界人物，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也给李敖的这套书籍在大陆出版增加了困难。此外，湖南文艺社当时还处于初创期，要出版有争议的书籍还是有着不小困难。尽管最终《李敖的情话》和《李敖的情诗》先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但《李敖的情书》因为种种原因，终究夭折。

不过，在张自文看来，毕竟从无到有，成功出版了李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非常值得庆幸的。要感谢当时为出版此书而作出努力的各

界人士。☺☺ 这也体现了湖南人敢闯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卓越眼光。

（反响）李敖式现代爱情观的流行

☺ 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离婚☺ 这样一段至今流行的话语，正是始于20年前出版的李敖的这两本书。或许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初期需要新的气息和思想，《李敖的情诗》和《李敖的情话》两本书在大陆的面世很快引发热评。

☺ 那种完全没有过的清新气息和顽强不息的斗士精神，都给了我们很大震撼。☺ 张自文回忆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读者来信，表达对这两本书的评价和见解。

一位当年的读者表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大四时借读《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话》后，为他那种现代爱情观念大感痛快，也为他在现实爱情生活中的特立独行、洒脱不羁而击节叫好；最深得我心的是这一段话：「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一座

山……到了山顶，就该离开，不要一起下山，不要一起走下坡路。」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据张自文介绍，从1988年引进李敖图书开始，湖南文艺出版社开创了在大陆大规模出版台湾书籍的先河，李敖、三毛等一大批台湾作家的书籍先后被大量出版、印刷，在出版湘军中形成一股强大冲击力，甚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读台湾书的热潮。在《李敖的情话》出版的同一年，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千秋评论——李敖杂文选》，让人们认识了李敖「侠骨」的一面。

流氓民族主义者李敖 张柠

近年来，李敖凭着自己早几年吃了一些苦头这个资本，到处撒老娇。他在媒体频频露面，一派胡言乱语，什么热闹掺和什么，到处哗众取宠，为老不尊。

台湾总统选举有他。他懂政治吗？当然不懂，他不过想浑水摸鱼；或者说，他认为政治都是不好的，于是搅和它，就像一个街头痞子所为。

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有他。他是优秀作家吗？当然不是，他不过是一个言论家，经常发布一些胡言怪论。诺贝尔没有设言论奖，好的言论都是和平奖获得者的副产品，并不专门奖励。那他为什么要掺和一下呢？他大概认为诺贝尔奖也没什么了不起，搅和它一下。或许他内心也暗暗地想，试一试，万一有戏呢！

像我等无名鼠辈，信口开河，危害不大。李敖成了名人，说一句，万人瞩目。他

这样张嘴就说，信口开河，要是在我们这里，早就被捏死了。他还频频向我们这边抛媚眼。他的抛媚眼，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立场，而是因为他跟台湾有私怨。

美国被炸之后，他又开口说话了。

一、面对数以千计的死难者，李敖一上来就开始算帐，一副小帐房先生的嘴脸。

他算美国打了多少次仗。他的结论是：你们也打仗，所以，今天被袭击，「活该！」

（他的原话）

广西民间有一种歌谣，叫葬丧歌。村里人死了，妇女们来哭丧，唱着《葬丧歌》。

这种歌也是算帐，算死者一生的好处，算的好处越多，哭的人就越伤心。李敖的帐算得很奇怪，他将美国的恶帐，算到埋在大楼底下的死难者身上。蒋介石统治台湾那么多年，台湾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能说「活该」吗？

打仗与被袭击的不同、具体的死难者与「国家」、「人民」这些概念的不同，是

常识，用不着分析。关键在于李敖被国民党弄坏了，脑子弄出病来了。也就是说，他内心充满了邪恶的念头、暴力的念头、复仇的念头，见谁都咬，一报还一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知道李敖的想法，他最关心的就是，将那些让他坐牢的人也坐上几年。这就是他的最高境界。这种人能吐出什么「象牙」来吗？

按照李敖的强盗逻辑，因为美国打过仗，所以，所有的美国人都该死。反过来，因为阿拉伯国家袭击了美国人，明天，美国人杀他们，也是「活该」，是不是？

二、他说，「战争时期哪还分什么百姓不百姓」。首先，谁说「1911」是战争时期呢？另外，你不是政治家和将军，你是一个文人，你也是一个老百姓，你凭什么为战争和杀戮辩护呢？按照李敖的胡言乱语，南京大屠杀就是合理的。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南京那几十万平民百姓就不是百姓，而是战争的要素之一，就得活埋，并且「活该」。所以，我说李敖的脑子有毛病。

三、李敖认为，回教国家的兴起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值得我们称许」。这就是李敖的病根子。凡是好的东西，他是不会称许的，他只喜欢不好的事情。

他对恐怖主义分子的行为，进行了文学解读，并将自杀式的报复行为形容为「勇敢而细腻」，意思是说，策划、布置得多么完美！飞机成了飞弹，「改写了武器的概念」。口气就像本·拉登一样。李敖肯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改写。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细菌战，也改写过武器的概念，把战争变成了医学，把人体变成了战争演习场地。

现在，本·拉登已经将台湾列为「不友好」的对象之一。有朝一日，如果台湾被炸，或者李敖的个人利益受损，第一个跳出来骂的，一定又是李敖。

四、李敖和流氓民族主义者。

李敖说话的时候，充满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在为某个弱勢民族说话。实际

上，他内心的冷酷、无聊、无耻的情绪占了上风，并且时时刻刻带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恩怨的印记。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流氓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别指望李敖，还有许多与李敖一样荒唐的人，会同情什么人，无论是美国人、阿拉伯人、台湾人，抑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他们更谈不上什么正义和良知！

流氓民族主义者，以民族主义作为面具，行的是「流氓」之实。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搞打砸抢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出事的时候，广州就有人在天河一带砸「麦当劳」和「肯特鸡」，一边砸，一边激动得直打哆嗦。谁也不敢管他们，因为他们抓住的不过是石头和棍棒，还有一件个假面具：民族正义。将这个面具一撕开，他们就是流氓。特别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这种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流氓民主主义者的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什么标准，一切以自己的好恶、利益为准绳，说得痛快、干得痛快就行，管他妈的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呢。至于「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行事方便

的幌子而已。

(2001年9月14日)

李敖鼓吹打台湾 金钟

听说李敖来香港凤凰卫视开节目，我们有点好奇。看了一两次，感觉东拉西扯，轻佻卖弄，随时不忘为自己卖广告，把香港观众当白痴，无非是苹果专栏作家形容的「猥琐」罢了。但是，四月五日的「李敖有话说」，却让我们开了眼界。他大言无忌地鼓吹中共打台湾，怎样才可以打到台湾投降。

那天节目开场，李敖先说台湾大选的「枪击案」。拿出一幅大照片，说他二千年选总统，几十个保镖日夜保护他的安全，个个武功一流，枪法一流，他在保镖中间，怎么可能被暗杀？炫耀一番后，话题一转，说：

……祖国一向反台独，军方说，要打他个稀巴烂。我说，是该打。但是，打一只小鸡，一只死鸡，不必杀鸡用牛刀！大家知不知道台湾集集大地震？就因为一座高压

电铁塔倒掉，断电，台湾一片瘫痪。接着，李敖拿出一张表格说，我的好朋友李庆华帮我调查了台湾从南到北的高压电塔，共计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个，解放军只要用一个很小的导弹，误差在几公尺之内，打一个目标，一个高压电塔倒掉，停电三至五天，人心必定大乱……所以，台湾问题，不必杀鸡用牛刀，不伤一个人，不杀一只鸡，就可以使台湾崩溃、投降。李敖为了证明台独必降，举例说，台独大统领廖文毅，那年被国民党招安从美国回到台湾，在飞机场先向蒋介石像三鞠躬，才开记者会。台独就是这样「不要脸，没种！」

最后，李敖得意的说，共产党的宣传退步了，他们要检讨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见过「李敖这样的货色」。他说，李敖在台湾喜欢吹牛，自我膨胀，不然会被他们气死。他说，他是带点幽默的恶作剧的谈台湾问题。

以上是根据当天记忆所录，并非录音原文，但大意不会错。和看过当天节目的朋

友聊及，他们都觉得李敖「太过份」「太猖狂」。香港人不是不懂得言论自由，也不是不会欣赏幽默搞笑，更不是没有爱憎的一群。他们可以50万、100万地上街游行示威，但不会有人说「冲总督府」「炸中南海」。尤其是电视节目监管与自律相当严格，公开煽动暴力攻击，绝对为市民所不齿，且有违法之虞。凤凰卫视在李敖说完后打出「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的一行大字，说明这不是一个娱乐节目，但并不能掩饰他们毒化香港传媒空气的责任。这个媒体的主持人，以为重金礼聘一位狂言杀手，便是对祖国统一大业立了奇功。

李敖以文成名。十年前，在我的访问中，他坦承自己已是没有影响的过气人物时，恐怕发梦也不曾想到还有今天的风光。无疑，是台湾的新闻开放和政治民主的深度发展，给了他机会，给了他狂嚣个性发挥到极致的机会，名利双收的同时，他那根深蒂固的大中国意识，终于膨胀到对北京极权主义公开拜倒的地步，第一次台湾大选总统，

他在香港发表《草蜢的尊严》，说台湾有如一只草蜢在中国这只大公鸡面前，还讲什么尊严？令香港人大跌眼镜。2001年，大陆作家余杰在港发表《李敖的堕落》，已显示他的行情，走到了历史的边缘。然而，他和那些被他无情嘲弄过的暴发户、食利者和大人物一样，已经利令智昏丧失自省的能力，陶醉在他的剩余价值之中。

李敖是无所畏惧的。他目中无人，头上没有神灵。对给了他很多很多的那块蓝天绿地，也没有一丝感恩。他当然明白，1999年来台的二百万外省人如果留在大陆，将是什么命运，尤其是像李敖这样自命不凡的「货色」。上次大选，他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这次大选，硝烟尚未散去，他要台湾在武力下投降。他披着玩世不恭的外衣「卖台」，谁与争锋？

（金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2004-4-15）

我一定会再来…… 王尚勤

我住过数不完的城市。

罗曼帝克的巴黎，多姿多姿的纽约。充满了南方情味的田纳西小城，Knoxville。经常下雨的西雅图，经常有雾的旧金山。学府林立的波士顿。

但只有一个城市，一个到今天还叫不出名字的 Ogesteest 使我最难忘。

Ogesteest 是介于海牙及阿姆斯特丹的小镇。也是越战结束，我第一次离开美国。那一年是1975年，卡特当总统。911还没有发生，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信用度还没有破产。恐怖分子这个名称还没有出现。

在荷兰，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小国居民的幸福及安全感。看不到反战示威，也听不到电视上每天报导战争死亡人数。

看到的是每家擦得雪亮的玻璃窗，窗边挂的各种颜色的花篮。听到的是脚踏车及清晨送牛奶鸡蛋的小卡车铃声。还有看不完的郁金香、风车。

荷兰也是世界环保工作做得最早、最澈底的国家。街上一尘不染，脚踏车多过汽车。公共交通四通八达。Oestbeest 虽名不经传，附近的 Leiden 城有顶顶大名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里面有藏书最丰富的中文图书馆。

从美国去的马馆长，特准我借出一大堆台湾看不到的禁书。老舍、巴金、鲁迅的书，我都是坐在运河旁边的中文图书馆内第一次读到的。

1975年也是我成为美国人的一年。在 Oestbeest 接到联邦政府通知，要我宣誓。我还专程回到美国，记得那是一个七月有雾的清晨。顶着太阳，我独自在康州 05 号公路上开车。听收音机播放的爵士音乐。突然间，台湾远了，中国远了，蔡琴的歌声也远了。

我常常对朋友说：“1975 上半年我是中国人，下半年我是美国人。可是在心底里，我更觉得自己是荷兰人。”

那里的一草一木，守秩序守纪律的荷兰人，后院的郁金香，Leiden 大学旁边的运河。每次走过运河上的石桥，就像走进荷兰古老的历史。难怪我的邻居对我说：“中国大概是少有比荷兰还古老的國家。我听得出这完全是恭维的话。”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这种被恭维的感觉呢？也难怪欧洲人与美国人中间总有几分又爱又恨的情结。会不会是几千年文化与几百年文化之间的矛盾呢？

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城市，踏过不少街道，没有一个城市像 *Oestbeest*。

那么幽静，那么有条有理，那么与世无争。没有一个街道像 *Oestbeest* 那么干净，那么井井有条，那么花木丛生，那么令人难忘！

我一定会再来——成了我对 Ogestgest 一厢情愿的思念。尤其是每年郁金香开
的季节。

带走一个时代的人 隐地

以「一个人对抗一个时代」而家喻户晓的李敖，终于在数度传说死亡之后，真的死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东北哈尔滨的李敖，祖籍山东潍县，在世上轰轰烈烈的活了八十三年，像他身上的红夹克，光灿夺目。

早在一九八六年，「拒绝联考的小子」吴祥辉就以自印方式出版过一本《李敖死了》。二〇一六年李敖住院之后，网络上更数度误传李敖的死讯。

李敖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十九分因脑瘤逝世荣总，消息从电视上打出字幕，所有新闻台立即跟进，不时还有李敖影像跳出，有时附带新闻说明，有时只出现他穿着红夹克的各種画面，到了下午，有关李敖新闻的报导越来越多，中天曾

经为他开过《李敖大哥大》节目，画面和新闻比其他各台更多，下午三时开始更加插《康熙来了》和陈文茜在台大举办实况转播的《中天青年论坛》，直接将当年采访李敖的节目重播数次。

李敖在电视上说，如果他死了：「我的大脑是人类最后一个抵抗计算机的人。」他又说最恨银行、资本家和企业团体。在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抗拒计算机，更不用说后来出现的各种进步神速的3C产品，特别是看到有人成天拿了一个手机滑来滑去，李敖说，这些人再也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还说，「你们将来到了像我这样八十岁时，眼睛都快瞎掉了」。

李敖一再强调小老百姓几乎人人都活在谎言里，他说国民党说反共、反共，骗了我们二十六年；又说民进党说台独、台独，骗了我们三十年。李敖说话一向自信且主

观，夸大其辞，更是其特性。他坐过二次监牢，一个坐过监牢的人，对人对世愤愤然，也属正常，但李敖之「疯」，所谓「小疯狗」，后来又成了「老顽童」，源头来自他二十八岁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文星丛刊），早已在学界文坛不脛而走。

主要他不停写文章批判他的老师，从沈刚伯到毛子水，从李济到许倬云，甚至他一生曾经崇拜过的胡适大师，批判还是小事，而是他的「骂人」，李敖骂名，横扫台湾，只要出名的人，有名的人，几乎没有不遭他骂的。骂起人来，六亲不认。如果骂得对，「六亲不认」倒也有其道理，问题是，李敖骂人，邪的骂，正的也骂，弄到后来黑白不明，是非不分。

萧孟能先生最早提拔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文星杂志》主编，由于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写了〈老年人和棒子〉，自此对他另眼相看，硬把原先也是他爱将的张平（张白帆）拉下马来，把张的总编辑位置让给李敖，而张只得改接总经理；但等到后

来萧孟能有难，李敖照样骂萧孟能，不久双方为了财务还告萧孟能，成为萧孟能晚年一生最痛苦的回忆。

李敖父亲李鼎彝过世时，刚满二十岁的李敖，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还要向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李敖说：「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烧纸、诵经……可以反对，父亲死了，一滴眼泪也不掉，就没什么好炫耀的，说自己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这就得说说李敖的源头了。父亲是北大毕业的，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对自己的孩子教育也就采开通和放任的方式。小小李敖初二开始就要「移风易俗」，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且违反现代化，他父亲听了，就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

后来，李敖讨厌上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说要休学在家自己念书，他父亲也

立即答应说：「要休学就休吧！」如此放任，养成李敖狂狷个性，说来，他父亲的放任教育，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李敖年轻时候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被视为威权年代思想异端者，那是七〇年代，正是国民党还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政治是敏感话题，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但李敖的「文星集团」和殷海光、雷震等人办的《自由中国》，倡导自由、民主议题，触碰蒋总统一任再任三任永不下台的挑战话题，成为年轻知识分子偶像，特别是李敖更是敢言敢骂，他的书虽几乎本本成为禁书，却越禁越畅销。我自己也是他的崇拜者，他的每一本书，都设法搜购、搜藏，想不到这样一位在我心目中有着重要位置的人，有一天，我竟成为他在法庭上要控告的人。

这件事说来荒唐。一九六九年，我在文星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一千个世界》，一九七九年，将停印超过十年的《一千个世界》改名《幻想的男子》，在尔雅重新印

行，出版前还特别当面向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孟能取得同意，没想到八〇年代中有一天李敖突然拨电话给我，他说他受朱婉坚（萧孟能前夫人）之托，将「文星丛刊」所有著作权委托他处理，他说我无权在尔雅印刷自己的书，我约他在一家名叫犁田的西餐厅吃饭，告诉他前因后果，并将孟能先生的同意字条给他看，李敖认为无效，他说所有文星财产均属朱婉坚，他受朱婉坚之托，向我索讨版权费，不过同时他也向我暗示，大家都是朋友，只要诚意够，一切都好解决。他举了两大报负责人王惕吾和余纪忠，均已私下和解，我当然也不是笨人，听懂他话外弦音，但我说《一千个世界》是我自己的书，何况已取得萧孟能同意，法律上我站得住脚，遂明说不可能再主动掏钱收回版权，李敖听完笑咪咪的说，那就只好在法庭上见了。

后来两人果然在法庭对面，但我再也不愿和他说什么话了。

官司判决让他大感意外，我不必赔他一毛钱。

同时被告的还有纯文学林海音，大地姚宜瑛，九歌蔡文甫，洪范叶步荣以及作家余光中等人，那几场官司，他完全未得到一分一毫好处。

李敖一生爱兴讼，甚至把「告人」当职业。他不停地告这告那，连建筑公司卖屋，他去测量，少了几分之几坪，一样一件件地告不停，告到「拒绝联考的小子」吴祥辉，吴祥辉觉得多说无用，不如就在法庭法官面前，突如其来在他小腹连续攻上几拳，自此，李敖开始谨慎防备，不管走到哪里，身上都藏了一把小刀。

一九九七年，我因出版尔雅版「年度小说选」满三十年，获金石堂「年度特别贡献奖」与同年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何飞鹏以及最具影响力的书——《李敖回忆录》作者李敖，三人在一起领奖，金石堂负责人周正刚看李敖和我完全没有互动，于是问我俩：「你们互相不认识吗？」李敖和我都连忙说「认识、认识」，但彼此仍然一句话也未说，后应媒体要求合拍了几张照片，从此分道扬镳。如今阴阳永别，居

然已时隔二十一年。

人，本来就有许多面相。要把一个人分析清楚，何等困难，何况像李敖这样百年难得一见的「才子」。李敖当然是个复杂之人，他有孔明之智，亦有曹操之奸，更带一些张飞的无厘头。他说他一生说真话，却口没遮拦，完全不顾别人想法，伤人无数，却毫无歉意，但他本来就不是常人，我们也就不能以常人视之。

李敖胆识够，做学问认真，缺的是「自律」。他自小以破坏传统和规范为荣，所谓造反有理，必然也就成为社会秩序动荡的乱源。

李敖一生提倡民主自由，但由于不尊重「法统」和伦理，正歪一齐打，打到后来民粹主义抬头，一发不可收拾。

说来说去，李敖可謂是民粹主义的祖师爷。

民进党创党党员朱高正，一九八七年当选立法院第一届增额委员，推动国会全面

直选和开放大陆探亲跳上主席台挥出第一拳，此后立法院即进入「暴力问政」，经常上演全武行。朱高正此举，亦不脱「民粹」影子。

此后，陈水扁式的尖叫问政和邱议莹式的踢腿……「民粹主义」盛行，民众见怪不怪，可「台湾奇迹」也就很快沉沦，「亚洲四小龙」的美名逐渐消退。

重新拿起李敖的书，他的文字如一块吸铁石，除非不打开，只要打开，就会被他的文字迷倒。毕竟，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尽管他嘻皮笑脸，嘻笑怒骂，他说的话，我们全听得懂，也能打进我们心坎，他的走，等于把我们的时代带走了。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何那么迷恋他。有他，没他，对这一代的青壮完全无感，是的，时代翻转，就是不一样了！

中古小姐 2018年3月18日脸书 中古小姐

多年前我出第二本书的时候，李敖先生二话不说帮忙写了推荐序（不是一两句话，而是一整篇）

当时年轻不懂事，出版社觉得要找名人写序，而我亲近的名人很少脑中只浮现李敖先生，所以就放胆请大师帮忙了。长大之后再回头看，觉得那举动真是不应该！李敖先生是大师，而我的书只是通俗文化，怎么看都是相当委屈他的……

23岁赴日留学之前，在台湾和李敖先生共事了一段时间。由于上一份工作（节目企划）接触过名人（艺人）留下不少阴影。当时在我心里，名人这个族群是相当令人倒胃的，毕竟随便一个不成气候的艺人台上台下都可以是两种脸（台上形象永远比台下好2倍）直到遇见李敖先生。

李敖大师形象其实也和本人不太一致，他完全是台下比台上更温暖。因为常常要在他家录像到下午，照理说午餐大家吃便宜便当就行，可李敖先生却从来没让我们吃过便当。东丰街、敦化南路一带的高级中餐、意大利餐、宫廷料理他都带我们吃遍了，这辈子请我吃饭最多次的人毫无疑问是李敖先生。

「你们这些电视台工作人员赚那么一点钱，如果还不能好好吃饭就太可怜了。没关系，我请客，有我在永远是我请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电视里的李敖大师成了大家现实生活中的靠山。拟定了什么企划如果因为财源或其他原因受阻，李敖先生会帮我们去跟上司抗议。我个人有次被男摄影师骂脏话（我要对方熄菸）李敖先生也立刻站出来主持公道。

但说真的，工作人员午餐吃什么、企划案会不会过、和摄影师处的好不好……这些芝麻绿豆小事，在李敖先生那个地位、那个角色里压根可以不用管，可他却无法忽

视任何一个弱勢画面。

准备出发去东京留学之前，李敖先生一边骂「去什么小日本国，妳以后会后悔的」一边递给我一个装着一叠美元（近十万元台币）的红包叮哼：「在那边千万不要被日本人欺负喔」

大学毕业后到离开台湾之前的短暂社会新鲜人期间，我常常在失望心寒状态。工作付出很多劳力却只能领微薄薪水、工作环境又险恶，当时唯一在心里留下温度，唯一让我觉得得到救赎感到憧憬的大人就只有李敖先生。

大师，永别了

相信你在天堂会很幸福很幸福的

中古小姐 2015年11月4日臉書 中古小姐

我覺得台灣的大作家根本都是預言家（要算命找他們就對了）

中古小姐第二本書里有李敖先生寫的序，其中有一段是：「中了東洋毒的她（中古小姐）勸也沒用，不過有朝一日她會迷途知返，跟日本說再見的。」

而多年前去上過王文華先生的廣播，當時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簽下這樣一段話給我：「有機會請去 enjoy 加州陽光吧」

結果，現在我的確是離開日本來 enjoy 加州陽光了。

李敖推荐序

李敖推薦序

中古小姐說：「日本人只要聽到英文就會聽錯果要來似的。」我喜歡這句話，我仿造一下：God invented the monkey because he was disappointed in the Japanese (上帝因為發明了日本人失望才發明猴子。)

中古小姐告訴我她要去日本參觀仙傳。我心裏納悶：「可愛的愛麗絲，她一定發生了美麗的錯誤。我們這運動物問題這麼多猴子不看，到日本看什麼？」我又納悶：「也許中古小姐嚮往《源氏物語》時代的日本文人，也許嚮往《北海道物語》裏的阿武朝真人，喜歡看他們用鉤子鉤開大箱子才能吃飯……。也許這個，也許那個，反正愛麗絲中了『東洋毒』，勳也沒用，不過有朝一日，她會迷途知返，像美國小說家 Michener(密契納)一樣，來一篇 Sayonara! (Japanese good-bye! 我長期待那一天吧。)」

一年過去了，三年五年過去了，中古小姐再一年過去了，反似以愛麗絲之筆，和沒有 bye-bye 日本，反似以愛麗絲之筆，和風式中文，漸漸寫出這本書。我有本領從書裏看到語言大義——中古小姐自己從來必承認的語言大義，那麼說：日本人的問題不在 EDeictic dysfunction，勿能構成不全)而在 SWaburo wending，(圓戲轉角)，大胖子要多轉有多轉，但來真的筒全是輕動作，又指在腳又指在腳，又蹲下來又站起來，又滾來滾去，折騰半天，實際轉角好像不到一分鐘，英文又來了：The actual wending seems to last for less than a minute. 日本的一切轉，如花與劍，圓花與水月，寫作如是觀。

中古小姐隻身遠引，東瀛遊新，一書以結之，是她的傳神處。可是日本男人太討厭了，究竟有多少神可得，不無可議。和照中的愛麗絲同，勉之勉之。

李敖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狂气李敖爱批判 私下为人客气

（中央社记者郑景雯台北二八日电）

作家李敖的博学来自他大量阅读，凡是到过李教家，必定对他家中收藏了满坑满谷的书籍印象深刻，李敖虽然爱告人、爱写文章批判，不过私底下对人却是非常客气。

台北荣民总医院今天发布李教家属声明，李教今天上午二〇时五〇分安然离世，与世长辞，享寿83岁。

李教一生传奇，他横跨文化界、政治圈，曾从事房地产事业、文星杂志主编、「求是报」发行人、文星书店总监、李敖出版社发行人、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也曾主持不少电视节目。

李敖在1995年到2009年陆续主持过近10个节目，全都独挑大梁，节目议题多半谈论李敖熟悉的历史题材。1997年曾担任「李敖黑白讲」节目制作人的自由时报副总编辑蓝祖蔚说：「李敖骂人很凶，但里外有别，对工作人员很客气，几乎没有疾言厉色。」

蓝祖蔚对李敖的书房印象深刻，「分类严谨、内容丰富，收藏很惊人，资料整理没人比得过他」，书房有如李敖的小诚品，遇上能反驳并且能与他对语的读书人，狂气的李敖也会尊敬三分。

李敖在坐牢期间详读国民党的资料，从党史里彻底找出国民党的矛盾，成为他早年批判的立基。不过蓝祖蔚也点出李敖的盲点，「他都是拿旧资料或是错误的新闻去辩驳，难免落于吊书袋，是旧纸堆底下的大王」。这也是李敖节目多半都不长久的主因，无法与时事接轨，最后容易流于个人情绪发泄。

李敖一生有大半时间花在写「李敖大全集」，共有 10 册，在台湾及中国大陆皆曾出版，2017 年他罹患脑瘤后，曾在亲笔信中提到，想在余生把「李敖大全集」加编 1 至 85 本的目标完成，可惜未能如愿。

私底下的李敖其实也很重视养生，蓝祖蔚提到过往录像时，李敖一定坚持从东丰街的书房走到电视台，「他说这是锻鍊身体的好方法」，还要走楼梯上摄影棚，下楼则是坐电梯，如此才能保护膝盖。

(编辑：唐声扬) 1070318

朱学勤、葛剑雄为什么炮轰李敖？

沈岩

「农奴戟按语」

朱学勤是继袁伟时之后的又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者。

他们的共同点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否认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斗争与变化是历史前进、文明进步的主线；否认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等等；他的历史观完全违背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知道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精神。表面上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不和谐的历史，为古今中外一切剥削者、压迫者侵略者进行辩护。

他们的不同点是：袁伟时是在野的学者，说说而已，更多学究味；而朱学勤执掌

上海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編輯大權，有權堂而皇之地把他的歷史觀貫穿在教科書中——今年開始使用的上海自編中小學歷史教材中，至少可以改變未來的上海灘的青少年們的世界觀、歷史觀，重現當年「冒險家樂園」的上海灘人的精神狀態和扭曲的洋奴情結。

。昨天，「新浪」在首要位置發表了他的講話，講話污蔑我國過去的历史教學是「吃狼奶」，要從理論上改變「人吃人的历史」為人類历史、文明史是「和諧發展」的……等等。其目的的用「羊奶」哺育青少年成為沒有國家尊嚴、民族意識，沒有反抗精神、逆來順受的「小綿羊」，就宛如抗日戰爭時期高唱《夜上海》、《何日君再來》的貴婦、千金、舞女們一樣，眼中永遠是和諧共處、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包括流浪兒童三毛等。

他的講話發表不到几小時，就招致了鋪天蓋地的批判，「新浪」无可奈何只好撤

稿。

转载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从国际自由主义、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与占领，对青少年争夺的高度和广度严肃、认真地看待喧嚣的「朱学勤现象」

「正文」

据媒体报道，6月13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与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讲坛》联合召开的栏目合作暨节目研讨会上，自由派知名学者朱学勤、葛剑雄猛烈炮轰凤凰卫视中文台《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李敖，以及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称两人是「凤凰卫视的污点」！

按照朱学勤的说法：「阮次山是个口碑极差的人，文风、言风实在不象是开放社会的专家该有的表现；李敖，他有的话实在有失水准，引起许多舆论反应，是个话题人物，官司不断」；葛剑雄也附和：「有的节目应该见好就收，以免得不偿失。像李

敖这种「就要钱，谁给钱就干，自我感觉极好的人」是做不出好节目的，有些人对他不适当的吹捧，使得他越来越不像话！」

学术批评、社会批评都正常，也是社会保持良性运转之必须。但是，能让自称讲究「文风、言风」、自我标榜开放、宽容的自由主义头面人物不顾文风、言风，不讲开放、宽容，联手起来猛烈炮轰，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件事显得颇不寻常。

是什么让朱、葛二人如此大动肝火呢？凤凰卫视并非只有李、阮二位评论员，朱学勤自己也经常受邀发言。让李、阮二人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发言中鲜明的中国利益立场。李敖在两岸关系上坚决维护「一个中国」，阮次山在国际问题上极力张扬中国利益，就是这种态度与立场，令自由派的大佬们很不爽，称他们「不象是开放社会的专家」。

朱学勤口中的「开放社会」，就是消解了国家、民族立场，一切服从自由主义「普

世价值」的言论社会。在国内问题上，朱学勤通过梳理英美与法俄两条不同的变革路径，提出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温和主张，令人敬佩；但在国际问题上，朱学勤一直致力于以普世价值消解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认同，自觉与所谓普世价值的俗世样板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最近他更撰文提出，联合国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孤立「***国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一个学者，竟然呼吁国际社会孤立自己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祖国，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开放社会的专家该有的表现」吧？

作为知识精英、知名学者，朱学勤们可以如此洒脱，但是中国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不但从其出生起就开始形成对这片国土的认同，而且他们也从自己的切身处境中体验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得失的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共有着这种认同的中国老百姓也需要有人代言他们的声音，于是李敖、阮次山受到追捧；也因此，李、阮成为朱学勤等「开放社会的专家」们的

眼中釘，在這個圈子內「口碑極差」。

站在中国利益立場上的知識分子絕非僅只李敖、阮次山二人，但李、阮二人依托鳳凰衛視這個平台，在海內外製造出巨大的媒體效應，在海外由自由派主導的輿論下成為不諧之音，並且被輸送回國內，這才是朱、葛聯手，急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實際上，不但李、阮被朱、葛指為「鳳凰衛視的污點」，同時為不同聲音提供平台的鳳凰衛視，僅僅因為它不排斥反而堅持伸張中國利益的聲音，在自由派所主導的海外媒體中也成為異類，被許多「開放社會的專家」視為媒體的「污點」。

所謂「污點」，其實不過是異己的不諧之音而已。自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價值開始成為普世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朱學勤等自由派代表人物也一躍而執學界牛耳，受盡學界民間「不適當的吹捧」，成為這種觀念一統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但是，隨着冷戰後單極世界的殘酷性狰狞漸露，自由主義的普世理想開始受到質疑；尤其是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日益严峻，学界民间开始出现不同声音。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利益来说，这种不谐之音都为自由派的头面人物深恶痛绝。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来看朱学勤们的此次炮轰，他们或许是希望藉此拔除李敖、阮次山这一「凤凰卫视的污点」，进而改造凤凰卫视这一媒体的「污点」，还海外舆论一个「清静」，进而使消解国家利益认同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能够重新一统天下。

在此次炮轰中，人们看不到一星半点自由主义自我标榜的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有的只是奉劝「应该见好就收，以免得不偿失」的急欲除之而后快。这并不令人意外，宽容往往只是弱势者的需要，不管什么主义，当它居于主流、成为需要保守的既得利益后，就会表现出专横霸道，这就是自我标榜宽容的自由派在当下往往会上演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闹剧的原因。去年经济学界对温铁军、郎咸平如此，而今政治学界对李敖、阮次山又如此；去年是《中国改革》，而今是凤凰卫视——这些「开放社会的专家」

们，不把寥寥几个有影响力的眼中钉清理干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知道葛剑雄所谓「像李敖这种「就要钱，谁给钱就干，自我感觉极好的人」」究何所指？难道陈水扁给钱宣传台独李敖也会干吗？李敖是个观点倾向极其鲜明的人，他不可能为钱出卖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有些事出价再高他也不会干，有些事赔本他也会愿意干；如果所谓「开放社会的专家」的「口碑」只能由朱学勤们来定义、派发，我相信李敖、阮次山会对这一头衔及「口碑」弃之若蔽。

因此，对葛剑雄上述评语的唯一解释就是口不择言——不择手段欲将对手搞臭，已经顾不得发言「实在有失水准」了。所谓「钱」即利益，李敖、阮次山当然要利益，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牺牲立场换取利益。反之，大言不惭以「逐利」相责的朱学勤、葛剑雄们，难道自己已经清高至不要利益，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了吗？从他们的所言所行看，被他们清高放弃的，从来就只是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利益。

亨廷頓在其新书《我们是谁》中指出：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于其利益已经全球化，因此刻意淡化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这构成挑战美国国家特性的一大威胁。同样，由于困惑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形成某种特定的利益群体」，他们对民族、国家采取虚无主义立场，主张民族和国家应该无条件为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让路，中国国内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自由派后退」。在《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一文中，李方开始探寻「鼓吹全球化、消解民族和国家的界线」背后的「自身利益所在」。

实际上，自由派利益化问题远比李方文中所言更为普遍。利益无所不在，当某种观念已经成为必须保守的目标时，利益就浮出水面；对利益的追逐必然加固对观念的偏执，必然表现为党同伐异和排斥异己。观念的偏执往往不仅仅是因为被主义所灌输、所洗脑，更是因为利益。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其头面人物大都亲美反共，这并非偶然，这既是其观念之所向，更是其利益之所在——在执政者已经明确拒绝西方政治模式

后，作为体制外的知识精英，颠覆体制是自由派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言必称美国，是其保守既得利益之必须。

幸运的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冷战后不到十年，自由主义一统江山的局面已经瓦解，中国思想界现在呈现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的三江分流。自由主义虽然仍然是学界主流，但已经不再能够垄断学界民间的「口碑」。在自由派的圈子内，李敖、阮次山可能「口碑极差」；但在自由主义以外的学界及广大民间，他们的口碑好得很，因为他们代言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反之，朱学勤们在自由主义以外的学界及广大民间却「口碑」越来越差，他们被称为「哈美派」——一切言论皆以美国的主流意识作归依。炮轰事件在网上公布后，朱、葛二人马上遭到网民万炮齐轰，「引起许多舆论反应」、成为「话题人物」，这就是明证。

世事无常，但学界民间的舆论变化如此之快，恐怕为朱学勤们所始料未及，他们

已经习惯了由自己独断乾坤，习惯了全社会都宾服于自由主义的圣经。正象某位网民评论的：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不管有无道理。他们已经被惯出了话语霸权的恶习。他们口口声声讲宽容，但是最不宽容不同意见。如果李敖和阮次山讲的是与他们的同一观点，他们一定不会如此霸道」。

根据思维惯性，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未必能从此次炮轰事件中吸取教训，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反之，他们惯于将网民的批评视为官方灌输误导的结果。果如此，自由派在中国的进一步衰弱将不可避免。

■ 葛剑雄的回应

6月28日上午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举行的一个小型的内部研讨会，主题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讲坛》，根本不是为了对阮次山、李敖炮轰。我与朱学勤虽是老友，事先也不知道对方要出席会议，更谈不上联手。朱学勤

的发言曾涉及阮次山，但我从未对阮次山发表过意见。我的确谈过对李教的想法，那是以凤凰卫视朋友的身分向刘春先生提出的，并非向公众发表意见，更不是对李教作公开批评。记者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经过我的审阅，断章取义作了报道，我只能感到遗憾，也不会对报道的内容负责。

我欢迎读者和网友的批评，但希望根据我自己发表的议论或文字，而不要根据这类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请记者尊重私人言论的权利，不要滥利媒体的影响力，造成无谓的争论。对阮次山，我没有什么看法要说，事实上我从未说过。对李教，我有自己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想公开发表。

对这篇报道引发的争论，我本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但几天来已经浪费了读者和网友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得不作以上说明。欢迎转载。

也是資料 天花乱坠

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语的心理学，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些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用得太烂熟了，便成了陈陈相因的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影像的作用了。

——胡适《读沈尹默的旧诗词》

李敖高中时期就已经是胡适的专家，这段话他后来摘取出来，放到《胡适语粹》里，标题是《文学忌抽象》。胡适的这个观点，以及里面的某些例子，深深影响了李敖。此一观点后来经他一再的阐述，但已不再用来讨论套语。

*

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旧瓶不能装新酒」。我们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翻译错了，以讹传讹，闹成了一句大笑话。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也会笑你：「谁说旧瓶子装不了新酒？您府上装新酒的瓶子，哪一个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哪儿听来的奇谈？」

这句话的英文是「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译成了「没

有人把新酒裝在旧瓶子里」，好像一个字不错，其实是大错了。错在那个「瓶子」上，因为这句话是犹太人的古话，犹太人装酒是用山羊皮装的。这句话出于《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全文是：

也没有人把新酒裝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只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里。

这是用1823年的官话译本。1840年的文言译本用「旧革囊」译 Old bottles。

皮袋用久了，禁不住新酒，往往要裂开。（此项装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面做里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这个法子。见《圣经字典》Bottles 一条。）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装新酒了。百年前翻译《圣经》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旧皮袋」「旧革囊」。今人不懂得犹太人的酒囊做法，见了 Bottles 就胡乱翻作「瓶子」，所以闹出「旧瓶子不能装新酒」的傻话来了。

……

——胡适《「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这个东西，李敖也一再的提起，他用来骂李登辉，见《李登辉的假面具》的《「新瓶装旧酒」吗？》，在《语妙天下》里也说过。

*

北齐《废帝殷本记》（《北史》七，6）云：

「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耍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

此答可见「耍童」之好，在当时是平常的事。

……

——胡适《读〈北史〉杂记》「《北史》记男色之风」一节

李敖《大中华·小爱情》（《君子爱人以色》）「男乎为妓」一节有：

「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妾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高后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材料、结论都一样。不过这样的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容易的。

蒋经国在苏联时，斯大林拿他当筹码跟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宁肯「绝后」也不牺牲国家利益，李敖由此得出一个信息——蒋纬国已经在内了，为什么蒋经国死掉蒋介石会说「绝后」？因为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亲生的。等于是蒋介石对蒋纬国身

世的一个文证。（《语妙天下》09-1-8）

这个思路和胡适那条杂记里是一样的。

*

（11年3月27日增）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7日有：

在这篇「难忘的史事」（《自由报》207期，作者诸葛文侯）里，有阎锡山集句的对联：「都督阎公之雅望，晋国天下莫强焉」。先生问胡颂平知道两句出处吗？胡颂平说：「下句出《孟子》，上句很熟，想不起来了。」先生又问：「滕王阁序」你不是读过吗？」胡颂平说：「我是读过的，但记不起了。这是我读书不熟的毛病。」

【这是新星出版社的正版书，我不明白为什么书名号和引号可以这样乱来】

「都督閻公之雅望，晉國天下莫強焉」

这个不是对联，「之」跟「焉」所在位置不同。李敖在节目里出示的才是对联——「都督閻公雅望，晉國天下莫強」。

《李敖有话说》里说这是许世英给閻錫山的寿联，从它的内容是捧閻錫山的来看，李敖所说为是。

*

二年四月九日凌晨增)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24.6.22) ..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

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明编《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第八册「信心与反省」

李敖《被封杀的〈千秋评论〉》（1981.7.15）..

……使我想起《展望》（The Outlook）总编辑艾勃特（Lyman Abbott）自传中记他父亲的谈话：「自古以来，凡在哲学上和神学上之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艾勃特接着说：「我父亲的话是对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实也还是名词之争。」

【顾刚选编《我的皮肉生涯——李敖如是说》（工人出版社 1989 年）】

这一条，可说基本照搬老胡的文字。

李敖《刘家昌与亚运名称》（1990.9.6）：

……大作家阿勃特（Lyman Abbott），……他主编《外观报》（Outlook）……他1916年有《回忆集》（Reminiscences）出版，其中有记他那作家兼牧师爸爸老阿勃特（Jacob Abbott）的一些名言。有一则是，他爸爸告诉他，凡是宗教中的门户之争，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阿勃特补充说，其实，那剩下的十分之一，也是名词之争。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祸台十书」之一）】

这一条较之胡适那一条，不同之处已多，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李敖看了Abbott书后消化出来的。

●胡适《这一周》五四《今日之事》：

明朝末年，政府黑暗到了極處，日日與清議宣戰。有一天，宰相王錫爵對顧完成說：

近有怪事，知之乎？

顧完成問是什麼怪事，王錫爵說：

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

顧完成說：

外間亦有怪事。

王錫爵問是什麼，顧完成說：

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

今日之事，也到了這步田地。清議所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政府必以為非。清議所非，這個「三位一體」的政府必以為是！

《胡适精品集》⁴，「我的歧路」

李敖《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清流」该是什么模样？」节：

那么，「清流」该是什么模样？请看明朝的东林吧！《明儒学案》里有一个故事说：

在政治黑暗的局面里，政府总是跟「清议」过不去。有一天，宰相王锡爵对东林

顾宪成抱怨：

近有怪事，知之乎？

顾宪成问是什么，王锡爵说：

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顾宪成说：

外間亦有怪事。

王錫爵問是什麼，顧完成也抱怨：

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

這故事表示了，「清流」人物是絕不跟政府合作的，「清流」是狂狷的、特立獨行的、有激烈意見的、有火氣的、不加入一黨獨大也患一黨獨大的、不做什么國策顧問的。……

《白眼看台灣》

※ (2013.5.6 凌晨增加)

《論語·八佾》

15.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

闻之，曰：「是礼也。」

通行的解释是——

孔子到鲁国太庙，碰到什么都要问（向人请教）。有人就说：「谁说那个邾人之子懂得礼？」他到了太庙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说：「（不懂就问）这正是礼啊。」

李敖的解释，「子入太庙，每事问」的「每事问」用的是一种反问语气——这个「问」是反问。

「孰谓邾人之子知礼乎」意思是许多人都说孔子懂得礼，而《论语·八佾》开始就说——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见孔子是很反对越礼的行为的。

一个公认的懂得礼的人，他进了太庙有可能「每事问」吗？明显不可能

合理的解釋是，他對太廟里搞的禮不以為然，帶着諷刺的意思問人：「禮是這樣的嗎？」，而當他聽到有人以他進太廟「每事問」說他不知禮，他說的「是禮也。」應該是「是禮耶？」——「這是禮嗎？」——「禮是這樣的嗎？」

《李敖語妙天下》09—2—2)

*

張中行《文言津逮》六、擇善而从（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

①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同上）

……

两种点法只是一个句号和一个问号之差，可是关系很大……用问号意思就成为，像太庙这种圣地，本应一切事物都合古礼，可是偏偏不合，所以没每事问（以表示指责），这能算作礼吗？……

张中行这本小书，80年前就出来了。他举例说明这一处古书点逗，不像他本人发明，而似有所本，但更早的我不知道。

形塑李敖的三股力量 杨照

形塑李敖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第一股力量是他曾经历的台湾威权岁月。在威权笼罩下，一切都是不透明的，一切都失去了可讨论的合理准绳。人在面对强权时不得不低头闪躲，同时却也在不透明的掩护下，得以选择投靠强权、利用错乱。

形塑李敖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第二股力量是他在搜集、比对资料上，近乎不世出的才分与功力。在这点上，他是清代训诂考证学风在流传三百年之后的异军突起。

清代「朴学」从研究儒家经书，试图解决宋儒义理纷争开启其端，中间扩大到去考索老子庄子墨子等「子书」，扩大到梁启超主张的「细密考史」，之后而有胡适把这套方法用去研究《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小说。李敖却把工夫拿来搜罗比对判证当代的政治资料，从而断出许许多多或骇人听闻或不堪闻问的权力内幕来。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解释清代考证学精神时，屡屡指出：「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两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试看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佐证」、「勘验」、「推勘」、「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指示考证学与刑名狱讼的历史关系。」这样的「历史关系」，到了李敖身上有了大翻转。毕生没有做过小官的李敖，拿他所学到的考证方法，反过来用在现代的法律诉讼上，因而具备了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律师法官都无法比拟的一种凶悍、咄咄逼人的气势。李敖为什么那么厉害？李敖为什么能够屡屡以讼告作威胁，逼人让步？理由无他——李敖将原本源自诉讼，后来在历史文人学者手里焯炼精密的一套方法，用回了诉讼上！

形塑李敖这样一个特别的人，还有一股力量，是李敖一生所受的痛苦与委屈。年轻时的李敖其实才是最接近易卜生笔下的「国民公敌」类型的人，他也才是真正身体力行体验「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名言的人。李敖从考证当代数据上得到信心，相信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的考证直接接触犯、威胁到当代名位与权力的拥有者，当然会惹来反弹、报复与镇压。在那样畸形的社会里，反弹、报复与镇压一方面激怒了李敖，让他用更相信自己的意见绝对是对的，来巩固自我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却也在底层掀起许多崇拜、鼓励的声浪，推动着李敖向前。所谓「杀吾马者道旁儿」，这种暗藏的崇拜、鼓励，最常将一个年轻人送上正义最前线，摧折了真实生命或智识上的前途，万一悲剧发生时，原本偷偷鼓掌叫好的人，就纷纷退缩回自己的犬儒位置，偷偷发出犬儒的喟叹：「唉，我就知道！」

附录：

三个条件\杨照

李敖的「不宽容」建立在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上。条件一是他所处的一个充满虚伪充满欺瞒的时代，虚伪与欺瞒可以换取错乱是非下的名或利。条件二是他能够掌握资料证据，来刺破虚伪的汽球，暴露欺瞒背后的不一致。条件三是他自己必须不曾参与这些虚伪与欺瞒，不曾投身同样的错乱是非换取名利。

评姚人多〈郑南榕、李敖与陈水扁的《自由时代》〉

格瓦推

姚人多的旧作〈郑南榕、李敖与陈水扁的《自由时代》〉（连结），因郑南榕其人其事再度被讨论，而被不少网友重贴。该文重点如下：

- 一，提问：我们如何证明郑南榕殉道的价值所在？
- 二，郑南榕其人其事：鹰派。见诸二者：
- 一：具名进行体制外抗争。
- 二：坚持以组党将抗争公开化。
- 三，李敖与郑南榕「统一战线」的分合。
- 四，陈水扁作为郑南榕殉道的最大受益人。

五，郑南榕的理想依旧是遥远的梦。

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有几处需要商榷：

一，从郑南榕与李敖的合作，看1980年代党外的统一战线（以「反国民党」为前提，独派与统派合作），是没问题的。但党外独统二派的分道扬镳，姚人多只解释为：「一旦党外人士突破了台独禁忌，形成一股可以与国民党抗衡的势力时，独派与统派二者间极端不同的政治立场，就会让这个「友谊」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都会瓦解。」姚人多止笔于表象描述，我认为必须进行价值判断：

一、独派是反殖，统派（不论是ROC派或PRC派）是拥殖，二者在政治面的道德高度不同、民主想象亦异。决裂，是反殖与拥殖之间的必然。

二、《自由时代》、党外、民进党，是「台独+反国民党」的集合。姚人多只看到了曾经一起反国民党的统派（李敖、朱高正）因统独立场而结束与党外、民进党的合作，

却沒看到那些人轉向支持國民黨。不以氣節論之，吾人可同情地理解，在這些轉向者的政治信仰中，「統」才是唯一真神。「反國民黨」所標志的民主手勢，只能在不危及「統」或是隱藏「獨」屬性的前提下點妝；當年黨外戰將轉投國民黨，實可理解為「反獨的統一戰線」。雖不以氣節論之，但姚人多只見黨外統派因「台獨」而与黨外、民進黨分道，却不見在「反國民黨」的選項上，黨外獨派與黨外統派最終亦分屬兩端，為何之故？

從反殖與擁殖的區別，可以標示獨與統的民主分水嶺。請反獨的黨外告訴大家：不反殖的民主如何可能？擁殖者的民主想象是怎麼回事？黨外統派前期爭民主（反國民黨），後期反民主（擁國民黨），其轉變取決於台獨勢力的消長，由他們的矛盾，「台獨」主張意外成為民主信仰的照妖鏡。

3. 「打倒國民黨」雖然促成了黨外統一戰線，但黨外獨派與黨外統派的国家認同，

从未、也不应强求彼此妥协。姚人多伤感于如今国民党依然壮大，独统二派却难有合作空间，其政治终极关怀或许是「反国民党」，故缅怀「独统同反国民党」的美好年代。但这种政治愿景，不只回避反殖与拥殖的表态，其实已暗助殖民势力——因为搁置独统就是不挑战 ROC。

二，姚人多对陈水扁的敌意之浓，已到不惜罗织丑化的地步：

一，陈水扁因蓬莱案入狱，姚人多诠释这一段历史的方式是：（引邓维楨语）「我最初的反应是羡慕，为什么陈水扁从政的路途是那么平坦而且幸运？……英雄形象将使得陈水扁从此自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一变而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人物；党外政治领袖于焉诞生。」套用姚人多的镀金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中，曾镀金者多矣；但陈水扁之所以成为明星甚至领袖，除了众缘和合，他的政治魅力（尤其体现在政治演说）与政治判断（如 2004 年以「台湾 vs 中国」作为大选主轴，是至今绿营唯一在全国性

选举得票率过半者），才让「陈水扁」成为「国民党在野八年」的必要条件，岂能视而不见？

ㄟ 郑南榕是鹰派（这确实是美名），所以不会谅解陈水扁所提「四不一没有」。对郑南榕而言，理应如此；但姚人多拉郑南榕打陈水扁，也讽刺地否决了姚对「独统同反国民党」的缅怀。

ㄨ 陈水扁的财富问题重创民进党。姚人多说：「有些人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尤其在特殊的权力位置，他必然只能是善的，否则他的恶将会造成历史发展上严重的挫败。阿扁就是这些人之一。」姚人多认为，民进党的局面、郑南榕的新国家梦想，都被陈水扁重创：「整个民进党的政治与道德，都因为他而被人民判了重刑。这个以台湾独立作为理想的政党是否能爬得起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连带地，郑南榕的梦想，一个小国好民的新国家，「做自己的主人」，是否能够达成，也是未定之数。」我的

异见有四：

二 又见万用卸责方程式，扁维拉不只救援马英九，也救援了陈水扁之后的民进党头人（含姚人多当时的老板）。

三 在「万事怪阿扁贪腐」之余，这位绿营学者是否思考过：为何贪腐丑闻只是民进党的罩门，却不是国民党的罩门？

民进党过去曾取大位，未来欲取大位，枢纽只在清廉？国民党所眷养的利益选票与意识型态选票，是其不畏贪腐标签的本钱；民进党应以「左」动摇国民党的利益选票，以「独」（含转型正义）凝聚本土的意识型态选票。应如何分析独统二政党的竞争中，清廉因素对两造影响的不平等，以及清廉之外的胜败关键？请参考旧作〈当国民党的清廉招牌被砸后——从利益结构与意识型态论蓝绿板块的移动〉（连结）。

四 姚人多只见陈水扁在台湾主体意识强大的推力下，当选两任总统；却不见陈水

扁在总统任内，对于台湾主体意识的推动。只见鸡生蛋，不见蛋生鸡，怪哉！

ㄟ 郑南榕若活在今日，我相信他对陈水扁「最」失望之处，不是贪腐丑闻，而是急于转型正义、没彻底清算国民党与 ROC；对民进党「最」伤痛之处，不是金权腐化，而是「每逢败选就怪罪独派」、「寄胜选希望于中国善意」。姚人多以道德论事的方式描绘郑南榕，有意无意间，遮掩了郑南榕以生命捍卫的事物，也降低了郑南榕的政治高度。

【后记】

姚人多为何如此分析党外分合？为何如此记述郑南榕、李敖、陈水扁？若以「姚人多对于必然与国族主义结合的台湾主体意识保持戒心」为视角，他的文章无不豁然开朗。为了反驳姚人多对台湾国族主义与台独的批评，佛国乔与我曾各写一文，诸位可参考：

〈评姚人多「民进党的未来」〉（连结）

〈从姚人多风波谈台独的新操作法〉（连结）

俳優困境与非学术言说——

从朱学勤等人对李敖的批评说起

宣炳善

在不屑一顾的轻蔑眼光中，朱学勤先生只用一句话就把2005年李敖大陆演讲盖棺定论了。朱学勤说：「李敖从台湾来大陆演讲：以斗士始，以丑角终。」^{〔一〕}李敖先后在北大、清华、复旦作了演讲，而在朱学勤眼里，李敖在北大演讲算得上是自由斗士，而李敖在复旦演讲就摇身一变成为搞笑丑角了。这个丑角或者是小丑，或者是鲁迅先生在《二丑艺术》一文中所描述的二丑，反正是一个丑角。朱学勤判定李敖复旦演讲是一个丑角表演，这是我们断然不能表示同意的。朱学勤对李敖的讨伐实际上说明部分知识分子潜在的儒家正义言说的精英心态，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场域中相

煎何太急的知识分子自残景观。

张柠先生也认为：「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将早期的「斗士李敖」毁了。晚年李敖已经完全成了一位表演艺术家。我们都在凤凰卫视和华娱卫视目睹过李敖的表演术。他成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身上同时具备了古代优伶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他的说话方式为「人来疯」，只要让他上台表演，他什么条件都接受。他还将文化、文学、政治，乃至「文化批判」本身全部「优伶化」。」「[S]于是李敖又成为一个人来疯式的优伶，一个哗众取宠的俳优。」

朱学勤等人的评价实际上暴露了部分国内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儒家精英文化传统，即自己以正人君子的道统型知识分子自居，而判定李敖是俳优，是丑角。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道统型知识分子对俳优以及俳优型知识分子蔑视与排斥的儒家文化传统，而且这个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文化人格霸权。这个文化人格霸权就是知识分

子内部的君子人格对小人人格的道德审判，门户清理，耗子扛枪窝里横，不见棺材不团结，不把自己人当自己人。李敖看不起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固然也是不把自己人当自己人。李敖目中无人，惹怒了一些人，但我们有必要以牙还牙吗？朱学勤等人对李敖大陆演讲的评价，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实际是用俳优的标准衡量李敖的演讲。朱学勤先生在国内是被看成西方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但在对待李敖大陆演讲问题上，却让我们看到了朱学勤潜意识深处的传统儒家精英心态。一个看上去很西化很现代的学者，但经过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其传统的影子。这种知识场域内部君子对小人旷日持久的道德审判心态是相当狭隘和前现代性的，它反而使我们忘记了共同的目标。直面李敖大陆演讲，我们需要历史的情境分析，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李敖大陆演讲所具有的复杂意义，大陆知识界至今还没有开始详细讨论，在这不

尴不尬的时候，讨论也是一种责任。让人欣慰的是，今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一期上有四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李敖及其大陆演讲，虽然在分析方面还可以更具体一些。胡荣然先生在这一前沿题域的主持人语中说：「对于「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现实意味，目前为止毕竟只进行过「媒体化」探讨，中国知识界究竟如何「看李敖」，无论正面看还是反面看，都未得以充分表达。」^[6]在未得以充分表达的情况下，除了上述道统型知识分子对俳优和俳优型知识分子的蔑视与排斥的儒家文化传统需要分析以外，还有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分析，这就是知识分子关于真理言说与传播的方式问题。难道真理的言说与传播只能通过严肃的学术方式吗？不可以通过娱乐表演的方式吗？像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就认为娱乐表演方式就是不行，只有像他们那样才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一、李敖大陆演讲的俳优困境

「道统型知识分子与俳优型知识分子」这对概念来自于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余英时指出，秦汉的优孟、优旃等人是俳优，而淳于髡、东方朔则是俳优型知识分子，但无论是「俳优型」或「以道自任」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正负两面的表现。〔△〕余英时认为道统型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其负面作用，因为内修心性之学并不是「道」的必然保证，也会出现许多伪道学。当然，俳优的负面作用就是容易流于为搞笑而搞笑，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娱乐事件。而朱学勤只看到了道统型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或者说只看到了俳优型知识分子的负面作用。因为在朱学勤心目中，道统型知识分子就是庄严神圣的正面形象，而俳优型知识分子就是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朱学勤判定李敖的复旦演讲是一个丑角，这主要是因为李敖复旦演讲的表演性很强。难道表演性强，就是丑角了？相对复旦演讲，李敖北大演讲其表演性更胜一筹，为什么北大演讲就不是丑角？当然在朱学勤看来，李敖在北大演讲中批评政府，所以

就不是丑角，而是自由斗士。而李敖在复旦演讲，没有正面批评政府，所以朱学勤认为这就是丑角。难道不批评政府就得成为丑角？其实李敖在复旦演讲中仍然批评政府，只是用了更多的演讲技巧，多有言外之意。说李敖是丑角，其实就是说李敖是古代的俳优，而李敖的演讲就被认为是「俳优客尽说俳优事」。李敖大陆演讲的口头演说方式与秦汉俳优以及俳优型的士的口头演说方式十分相似，而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对李敖大学演讲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一个当代儒家精英立场的俳优讨伐版。那么什么是俳优？

俳优和倡优都是优人，但两者有基本分工，不太一样。倡优主要是乐舞表演，这里可以不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俳」为「戏也」，段注为「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俳优表演的是以说唱为特征的滑稽戏，重在戏说。俳优是专供君主玩乐的宫廷弄臣，在专制帝王身边插科打诨、滑稽多辩、谈笑讽谏，以语

言娛人或者諷諫是他们的老本行。宋代洪迈《夷坚志》卷「优伶箴戏」条记载：

「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

所以俳优也并非一无是处，俳优的说话方式也是一种諷諫艺术，用打擦边球的方式纠正君主的昏暴行为。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秦汉时期俳优的情况。《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记录的大多是俳优一类的人，其中就记载了一个叫优孟的俳优。俳优往往只有字，没有姓，「优孟」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字为「孟」的优人。连自己的姓也没有，也可见俳优社会地位的低下，但是优孟的諷諫艺术却十分了得。《滑稽列传》中记载有一次楚庄王心爱的马死了，楚庄王想以大夫礼节葬马，于是群臣争谏，以为不可。但楚庄王放出话来，谁敢再谏罪至死，于是大臣们束手无策。这个时候，言说困境就出现了，而优孟也上场了。优孟走入殿门，仰天大哭，楚王惊问其故，优孟于

是就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大王如此爱马，应为马备玉棺，而以大夫礼下葬，礼太薄，应以国君礼节下葬，同时让齐赵韩魏的国王都来送葬，并让这匹马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那么诸侯们就都知道大王您是贱人而贵马了。楚庄王于是发现自己做得过分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俳优的说话技巧。优孟先是入殿仰天大哭，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身体表演，于是楚王就大吃一惊，不明白优孟是什么意思。在楚王将信将疑的情境下，优孟首先认定给马以大夫礼节下葬是对的，但是还不够隆重，于是推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连楚庄王都觉得这样做是过分了。在今天看来，优孟的言说有点归谬法的技巧，而一般的大臣不会这样夸张搞笑的言语修辞。

《滑稽列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士但却被视为俳优的人，此人名叫东方朔。人家是伴君如伴虎，多不愿意在君主身边，而东方朔却是大隐隐于朝，偏偏要整天陪在君主身边，而且还要很有技巧地谈笑讽谏。西汉的博士诸先生曾因当时士的社

会地位低下这个问题在朝廷上与东方朔辩论，于是东方朔在朝廷上舌战群儒。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天下分为十二国，所以对士的需求量就大，得士则强，失士则亡。而现在天下一统，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就是苏秦、张仪再生，再能言善辩，也无济于事。在一统天下的时候，士的需求少了，社会地位当然也就不如以前，所谓时异则事异。但作为一个士，还是要修身，修身才是士的常态，至于遇与不遇，那是不可强求的。东方朔的意思是说士当修身以待时，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多矣，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我东方朔虽被主上视为俳优，可我还有说话的份，我也甘心当一个俳优式的侍臣，我这样不也是活得很好吗？于是博士诸先生默然无以应。可见东方朔一类的俳优式侍臣是很有眼光的士。不过在传统儒家的眼光里，东方朔虽然不是俳优，却属于俳优型的士，所以也是一个滑稽搞笑的丑角。只要沾上「俳优」两字，总是受到儒家的歧视和打压。

俳优是口头艺术表演，倡优是身体艺术表演，但儒家对擅长口头表演的俳优和擅长乐舞表演的倡优都十分不屑。对于君主来说，当然更喜欢倡优，因为看倡优表演只是一种审美娱乐，而听俳优说话，虽然俳优说话非常讲技巧也非常滑稽搞笑，但有些话是为了讽谏，君主不一定会听进去。不过这两种表演都为儒家所鄙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君子会拿优人下手，从肉体上消灭优人。《史记》卷之《孔子世家》记载夹谷之会齐鲁两国君主会面的事。在这一庄严的外交场合，孔子为了维护鲁国君主的尊严，当众命令有司把正在乐舞表演中的齐国的倡优侏儒全部杀掉，手足异处。因为在孔子看来，倡优的乐舞身体表演就是淫乐，会蛊惑诸侯，使周礼失统，使君子迷失心性。优人没有死在威严肃杀的君主手下，却死在孔子手下，可见孔子对优人的打压。在儒家正统视野中，俳优不但算不上君子，简直就是专以语言搞笑的小人，而表演俗乐淫乐的倡优当然更是无耻之徒。古人说：「武死战，文死谏。」这里的「文死谏」指的

是文臣的进谏，这些文臣以鲁迅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重臣，是帮忙，当然不是俳优一类的弄臣帮闲。文臣的死谏被认为是其应尽职责，但俳优的讽谏却被认为是小人之为，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意识与身份意识。同样的言语讽谏效果，由文臣来说和由俳优来说，只是由于不同的言说方式，但儒家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俳优说得再好，哪怕被君主接受了，也还是一个滑稽搞笑的小丑；而文臣的进谏哪怕失败了，也还不失为一位正人君子。这就是传统儒家的言说方式决定言说内容正义与否的一个文化立场。所以李敖大陆演讲被视为丑角表演，正是这种儒家传统的必然结果。这种正人君子对俳优的歧视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所以刘宗迪先生也认为：

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俳优们是不入流的另类，因此剥夺了他们进入历史的资格，从此，只有在野史小说还能找到俳优历史的蛛丝马迹。历史造就了历史的偏见，历史

的偏见又反过来影响了历史，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对俳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缺乏同情的理解，从而使俳优仍如荒野孤魂，独自游荡在历史的边缘，俳优的历史命运仍悬而未决。知识分子将俳优放逐于历史之外，可谓数典忘祖，实际上，自由知识分子的家谱上，最初写着的正是俳优。[5]

一些数典忘祖的自由知识分子两只眼睛只看着人家锅里的，而对自己碗里的历史却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十分漠视。其实俳优的人物原型就是上古的巫，巫以娱神，巫娱乐的对象是抽象的神，而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巫还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巫往往就是世俗政权领袖，地位自然崇高。但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娱神的巫演变成娱人的俳优，于是其地位急剧下降，而且俳优娱乐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是威严肃杀的帝王，所以俳优说话就要讲技巧，讲策略，俳优说话就要装疯卖傻，极尽表演之能事，以博君主一笑。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对俳

优还有一定的同情心，专门为他们立传，但后来俳优在中国历史上却越来越受歧视。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记载：「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刘勰主要是从文体入手进行分析，对俳优还是有些同情，但当时社会上非议俳优已相当普遍。越到后来，演艺界优人的地位就越低，如民国时期京剧大师周信芳说：「有一种人和伶人交朋友，他高兴时说你好，偶然触犯了他，就要奚落你，诬蔑你，以为中国伶人是可以欺侮的，是可以任意欺侮的。人是万物之灵，投生做到人类，是不容易的，那么伶人不是人么？不是民国的人民吗？人要是看不起人，任意毁辱人，那还是人么？还有一种人，拿伶人当做鱼肉，任意宰割和欺骗……呵呵！可怜忠实的伶人啊！社会对于伶人太薄了。」〔5〕这里面就有一个正統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君子反对巧言令色，反对搞笑表演，而且清高的君子是不可以表演给人家看的，君子只是看优人表演。中国人以前一直看不起戏子，就和这个儒家立场有关。

俳优很会口头表演，表演能力强，在秦汉时期是说话十分讲技巧的表演艺人。不过俳优的说话方式和战国的说客辩士一样，还是在专制帝王的框架下说话，当然还不是公民意义上演讲的公共说话方式。所以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也指出，俳优只是帮闲弄臣一类的人，根本不是国家重臣，而司马相如也是被汉武帝「俳优畜之」，只在弄臣之例。^[7]但细读《滑稽列传》，我们发现在俳优滑稽搞笑的语言表象的后面，却有讽谏的良苦用心。余英时先生通过研究指出俳优的特点就是：「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滑稽」一词即取义于此……不过知识分子究竟不是俳优，得不到「优言无邮」的待遇；而中国又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在「愚」的传统里免祸全身。所以用「俳谐怒骂」的方式说老实话的人，只有以「狂」自居。」^[8]余英时说知识分子说话得不到俳优「优言无邮」的待遇，这为我们比较古代俳优的口头言说方式与当代李敖的口头言说方式提供了一个观察点。

俳优根本不是国家的重臣，只是供君主取乐用的戏子，而且俳优主要由奴隶来充当，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俳优所说的话，都只是一种娱乐，一个表演，不必当真。俳优姑妄言之，而且是十分搞笑夸张地说唱，君主也姑妄听之。如果说得好，君主会采用俳优的建议，而且还有赏；说得不好，也无性命之虞。正因为俳优的言说方式可以正说，可以反说，可以戏说，而且其身份是演艺人员，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俳优在口头言论上反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性。但由于俳优这种特殊身份，而且说话方式很不正经，于是俳优并不被儒家当作君子看待，因为他们太不正经又太会表演。像东方朔在当时就被社会视为狂士，据《汉书》卷83《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居然在宫殿中小便，于是汉武帝下诏将其免为庶人。这种不拘小节的品行在强调修身的儒家眼里当然是极为不齿的。

汉武帝曾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东方朔本人身份并不是俳优，但却被汉武

帝当作俳优看待，因此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东方朔相当于俳优型知识分子。余英时引用《史记》中的原话，认为俳优型知识分子与俳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9]「俳优型知识分子」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表演型知识分子」。西汉的东方朔是俳优型知识分子，是士中重视说话技巧的人，优游君主，与道相从，但却被正人君子们看做小丑，被社会视为狂人。而李敖在晚年成了表演型知识分子，他自己也甘于这样的身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演员。在许多人眼里，李敖也像秦汉的俳优，或者说是俳优型的知识分子，李敖就像东方朔之类的俳优型的士，这位俳优客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李敖自己也坦陈：

我的方式有点玩世，不正经。大家都习惯了道貌岸然，我用的方式是「逗」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戏谑，说学逗唱，我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我是可以适应这个时代的人……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尊严，没有力量，而我还可以有

尊严地活着，我有力量可以骂人，可以打狗，可以打过街老鼠，我敢这样做，也能这样做。这还不够吗？[10]

李敖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对于学术也是儿戏学术，因此李敖的言说方式确实和古代俳优或俳优型士人的口头言说方式十分相似，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基本区别。

古代的俳优只是演艺人员，而且社会身份低下，在宫廷中靠滑稽的言语讨生活，而李敖是台湾「立法委员」，是从政人员，也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过去所说的「士」，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李敖也是一个人物，所以两者言说的社会身份完全不同。李敖在北大演讲中说老虎屁股偏要摸，于是给我们呈现斗士的光辉形象，连朱学勤也承认李敖北大演讲是斗士，但这个公共言说机会是大陆当局给他的，李敖又是客卿身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于是可以享有言论豁免权。李敖一上北大讲台，自由的天性终于

找到释放的机会，于是放言高论，无所顾忌，语惊四座，不过李敖北大演讲结束后，也遭受压力，当局让他说话注意点。于是在清华演讲时，李敖立马就改变演讲风格，开始以长者身份菩萨低眉，大唱赞词，确切地说是李敖低头言说。斗士当然是见不到了，但高超的俳优式口头言说技巧却浮出水面。李敖能屈能伸，是一个擅长变通的务实知识分子。在复旦演讲中，李敖从恐惧中回过神来，于是表演依旧，展现了一场知识分子公共言说的柔道表演，也让我们领略当代俳优式滑稽讽谏的言语风格。在威权体制下我们也终于看到李敖言说的无奈，但也看到李敖俳优式口头言说的语言修辞技巧。这也可以说是李敖大陆演讲的俳优困境。也就是说，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完全把李敖当作古代的俳优戏子，就看他在台上如何演出。而李敖要在清华、复旦讲台上改变北大斗士型的演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得不采用俳优式的言说风格，但李敖的身份实际上又不是古代的俳优，他是一个俳优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从政者，于是李敖

清华、复旦演讲的俳优困境也就出现了。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纷纷批判李敖的演讲是丑角是优伶时，其实他们没有想过一件事，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当他们有机会在重要场合上台演讲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必将落入一个公共言说的口头俳优困境。当语言的讨伐之箭射向他人时，它会反弹过来，最后射中自己。

李敖在 80 年代以前的台湾演讲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俳优困境。李敖回忆说：「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封锁……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去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陆续各大学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

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10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

「二台湾解严以后，口头言说空间才得以扩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威权体制下，口头公共言说总是陷入俳优困境。」

二、李敖大陆演讲与真理的非学术言说方式

李敖演讲的俳优困境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口头言说困境。这种知识分子整体上言说的俳优困境用朱正琳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一直习惯于绕着弯子说话的书面学术言说方式。朱正琳先生说：「我们实在是太习惯于绕着弯子说话了！绕弯子原出于不得已，本无可厚非。只是绕得太久，就可能把自己也给绕糊涂了，听人家径直一说时，倒

会觉得人家浅薄。而且，弯子绕久了还生出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成见，即认为只有语不离学术才有资格发表言论。这也许是因为，学术一直是我们最堂而皇之地绕着的弯子？因此这次对李敖的众多批评，就都在或明或暗地指责他「不够学术」、「不像个学者」，倒像个「娱乐明星」云云。似乎这样一说，李敖来访这件事就不值一提了，李敖自己也就应该羞愧而去！这倒让我想起另一种针对祖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说他们只是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利用在公共事务领域发言来沽名钓誉。两种批评的潜台词大约都是：「学术以外的言论无价值」或「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有发言权。」 [1][12]

朱正琳先生的这番话涉及到真理言说的方式与传播问题，难道真理只能通过学术的方式而且只能通过学者来说吗？这当然是对真理言说方式的垄断，就好像古代儒家对俳优的打压一样。传统儒家认为，言说方式决定言说内容，真理就是要在君子手

里，不能在俳優之类的小人手里。这种言说霸权一直影响到现在，终于在李敖大陆演讲结束后完全呈现出来。如果说，李敖大陆的三次演讲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影响和反思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也是我们今后为之努力的方向。第一就是使我们再次睁开眼睛认真对待演讲这个西方公民民俗与知识分子民俗，第二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口头非学术言说方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学术在中国反而成了一个回避复杂现实的避难所与护身符。只要一个学者高喊一声：「我这是学术。」于是大家就肃然起敬，很少有人会质疑其正当性。如果有人学术界即使是小声地喃喃：「我就是娱乐。」讨伐声可能就会响起，说什么玩物丧志了、俳優小丑了、不务正业了，等等。于是有些所谓的学术就成为一个高尚的托词与挡箭牌。对此，余世存先生也指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更明白大陆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这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

社会阶层厚诬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就可以知道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所具有的本质意义。[3]余世存实际上说大陆的 文化人的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文化心态还是十分狭隘。

在现代社会，学术的言说方式固然可敬，但毕竟只是言说方式中的一种。在现代社会，表演型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必将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古代，宫廷优人的表演是被儒家口诛笔伐的；而在当代，台湾有李敖，大陆有余秋雨，都被目为表演型知识分子，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负面因素居多，总认为是知识分子作秀。余世存以李敖为例指出了这一现象：「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的形象就会完美得多。」[4]于是张柠先生就下结论说，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将早期的「斗士李敖」毁了。难

道知识分子一沾上娱乐媒体就是堕落了？说到底还是缺少自信，于是视娱乐媒体为洪水猛兽。其实娱乐媒体只是知识分子发出声音的一个渠道而已。而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正好成就了表演型知识分子的李敖，这不是李敖的不幸，而是李敖在这方面走得比我们早。因为李敖一直就不想做学者，他也看不起学者，晚年李敖只想做一个表演型知识分子。从清高的学者转型为会一点表演并对表演持宽容文化态度的学者，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身份意识的转换过程，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头表演艺术的公共性考验。

因为时代变了，言说的技术媒介也变了，我们今天很少用毛笔，而用电脑、网络了，于是我们的言说方式就必然要发生变化，而且在这个言说方式的变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表演意识也需要自我训练并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表演意识我们从来都不强调，甚至是反对的，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像小丑一样在台上表

演呢？这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心态。像元代关汉卿「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这种甘于自我放逐与倡优同伍的行为并不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五四」前后，许多知识分子如欧阳予倩等人演出话剧，一开始的时候，这是要有人格勇气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因为以前都是社会身份低下的人在演戏，而知识分子加入后，就改变了这种情形。我在《粤海风》2006年第一期的一篇题为《从李敖复旦演讲思考演讲》的文章中初步分析了李敖复旦演讲中的表演意识与演讲技巧，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以前是文人士大夫看人家表演，如今时代变了，知识分子想要学会在场启蒙人家，就得学会点表演的才能。于是自己也要上台表演了，从看客变为被看者，这不但是一个身份的巨大的历史转变，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自我调整与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我调整。」因此在真理的言说与传播过程中，完成文化人格转型的表演型知识分子的言说也将占到一定的份额，这是可以断言的。

李敖2005年来大陆演讲是想要给我们宣传他的法治真理，但作为表演型知识分子，首先就要选择他最理想的听众。「缜密的表演者还会试图选择观众，这种观众对于他想要上演的节目与他不想上演的节目造成的麻烦最小。因而，据报道，教师们往往既不喜欢下层社会的学生，也不喜欢上层社会的学生，因为这两者都会造成麻烦，使教师难于在教室中维持证实职业教师角色的那种情景定义。」^[15]李敖最后选择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没有到香港去演讲，因为香港已经是法治地区，所以其演讲也就没有针对性。而大陆法治尚未实现，因而还有讲讲的必要。同时北京、上海都曾是他上过学的地方，而且李敖的大陆演讲没有给市民讲，也没有给政府官员讲，而是专门给大学师生讲的，这些话是讲给三所重点大学的知识分子或未来的知识分子们听的。李敖选择这样的听众当然也是用心良苦。在来大陆演讲之前，李敖曾接受港台媒体记者采访，李敖在记者会上透露他的大陆演讲的主题是：「春秋笔法，以身试法，生公说法，

现身说法，登坛作法，拿出办法，既用洋法，也用土法。」当时凤凰卫视记者胡一虎询问此事时，李敖却否认他的演讲跟法治有关，说这样是把法治狭窄化了。这当然也是一个李氏演讲的宣传策略。李敖对记者故意说大陆演讲的主题与法治无关，这也是为了制造大学演讲的悬念，营造演讲的神秘气氛。其实三场大学演讲都与法治密切相关，都是强调实行宪政的重要性。法治在中国可以说成了一个真理了，而李敖来大陆就是来讲这个主题的，当然他在演讲中也牵扯了许多相关的内容，但李敖没有采用学术论证的方式，而是更多采用俳优式巧妙言说方式。这种大学演讲的非学术言说方式让许多知识分子难以容忍，就因为李敖不是以学术的形式出现的。非学术言说方式使李敖的演讲遭遇了俳优讨伐。这一排斥非学术言说方式的专制文化心态恰恰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儒家文化精英立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想要一元化的话语垄断已是越来越不可能，至少李敖的大陆演讲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一点。

李敖在三所大学的演讲里说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在意，我们最在意的是李教的非学术言说方式，即他是怎么说的。在一定意义上，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而怎么说就是一个口头表演性的问题。李敖甘心做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他基于台湾80年代初社会变化后的个人选择，用不着我们去横加评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云云。西汉的东方朔修身以待时，但并没有等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他那个时代士的遭遇大都如此，往往一生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而当代的李敖却等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可以当电视知识分子，主持电视节目，所以李敖益发张狂，好不快乐煞人也么哥。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背景中考察演讲这一口头表演艺术，我们发现演讲既是知识分子的口头民俗，但演讲同时也是公民的口头民俗，不过，演讲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首先还是知识分子民俗。把演讲作为知识分子民俗置于公民民俗之前，是因为知识分子也

是公民，知识分子并不能外在于公民之外，无论是在知识文化资源还是在语言表达技巧方面，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容易掌握演讲这一现代性的口头表演艺术。知识分子应该在口头演讲艺术方面，作出一个社会榜样。以前的儒家君子不但不擅长口头表演，而且歧视俳优的讽谏艺术，但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知识分子的现代公民文化人格就很难建立起来。大学演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民俗，其实也是对知识分子口头表达能力的一个公共性考验。许多高校在邀请学者演讲时，一般会考虑演讲人的演讲能力问题，如北京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就对演讲人的表达能力提出要求：

会不会讲，能不能说，也是我们聘请主讲人的一个重要原则。清晰、流畅、生动的口语表达是保证讲座效果的重要条件，有些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因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被我们婉言谢绝。[16]

很多知识分子学问很好，但不擅长演讲，这怪谁呢？现在已经不是古代中国了，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会一点口头演讲艺术是一个基本素质，无论是用母语演讲，还是用双语演讲，都是一种语言艺术的体现。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正眼看待演讲的表演性，那么我们才算是有了一点点的长进。

如果我们还是在李敖的人品问题上极其无聊地争论不休，那么我们还是那个传统的歧视俳优的儒家心态。

我们难道只是为了评论李敖的大陆演讲吗？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对李敖本人并无太多兴趣，只是李敖的知识分子表演进入了我们的分析视野，我们才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讨论。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知识分子的集体自我反思，反思我们今后如何在自己的舞台上技巧地说话。舞台的帷幕已经拉开，但是演员还未上场。像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们只安于坐在台下，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空旷的舞台。以正人君子自居的道统知识分子们十分清高又十分爱惜羽毛，自己是不屑于上去表演的，他们只是一群看客，

只看人家表演。颇为滑稽的是，演员尚未上场，而充满激情的道统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在台下唾沫横飞，臧否人物，论说是非。要真的被逼着上台去表演了，别说主角，恐怕连丑角也轮不到。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只因为放不下正统知识分子的道统身份与精英意识，当然也缺乏口头表演艺术的技巧与经验。

[1] 朱学勤《2005：「文化中国」之形色》，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4日

[2] 张柠《点击李敖》，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

[3] 《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见栏目主持人语。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第114页。余英时先生的「以道自任」型的知识分子，我将之概括为「道统型知识分子」。

[5] 刘宗迪《刘姥姥、俳优与知识分子》，载《读书》2000年第6期

[6] 周信芳《周信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385页。原载《梨园公报》，1929年7月

[7]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8]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第104页

[10] 夏榆《搅局者李敖》，载《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

[11] 《李敖大全集》，第28卷，《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42—

[12] 朱正琳《鸣叫的知识与学术的行话》，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

[13][14] 余世存《看李敖，看「看李敖」》，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

[15] (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16]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编委会《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1996年版，第391—392页。这本90年代第一本演讲录在后记中提到不收录纯考证性的专门学术论文，也说明编者对学术论文和演讲辞两种文体作了区分。

李敖激战金美龄 大师中途不爽退席？

影剧中心 / 综合报导

大师李敖与前国策顾问金美龄日前一同上节目《新闻挖挖哇》对谈，两位难得同台，让主持人于美人笑说「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ㄟ日晚间播出却相当有看头，两人的「对谈」火药味十足，打从一开始要用台语还是国语就能争，而后扯到国籍、党派，让大师李敖中途脱口「好了，我要小便了！」下个片段果真没再见到他。

李敖与金美龄罕见上了节目《新闻挖挖哇》，主持人于美人和郑弘仪自知这是个「大挑战」，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也果真在节目上唇枪舌战，从一开始要用台语还是国语讲话就有争辩，到了后面的台湾籍、日本籍或是中国大陆籍更是让李敖炮火连连，连慰安妇话题都拿出来争辩，让于美人与郑弘仪频频替两人缓颊。

节目中，李敖话题一波接着一波，让金美龄完全没有插话的余地，郑弘仪笑说「你

们领一样的车马费，让金女士讲一下。」未料，李敖直言「不可以，我话题要讲完，而且时间要卡很紧，让你们没办法剪！」听的金美龄频频露出尴尬笑容。

只是于美人问及两人「共通点」时，却也把国籍话题拿出来大争执一翻，由于金美龄已归化日本籍，李敖则是对于中国较有认同感，双方你来我往，到最后李敖质问金「既然你不是台湾人，凭什么收下当时国策顾问的聘书？」金美龄回呛「上面是写总统府国策顾问！」言语之间充满烟硝味。

金美龄聊起自己为何入日本籍时，李敖安静地在旁聆听，但结束后他随即插话，直说「好了！我要小便了！」让主持人笑翻，金美龄也回应「好，你可以走」，两人虽互赠礼物，但下个片段中，李敖也真消失在镜头前，于美人虽解释李敖还有通告，但却被外界质疑他是否不爽走人？

对此，电视台公关解释，「录影当天因为有延误，李敖透露下面还有通告要赶，

因为我们延误开录所以也不好意思留大师。」至于录影当天是否真的火药味十足，双方是否真的战出不爽，电视台方面则表示「应该还好啦！都是理性的对谈。」

请问李敖的书籍 阅览次序
assisting (美声歌手)

引述《hide in my life (Wayne 韦恩咖啡)》之铭言..

最近迷上了李大师辛辣风格的文笔

可是出版的书籍实在太多，让人有种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

小弟目前只有看过北京法源寺，传统下的独白。

白色恐怖述奇跟快意恩仇录尚未读毕！

请板上众多李敖小老弟们，给小弟一个意见？

我倒是有不同的取径

卢建荣先生主编的期刊《社会文化史》在第二期中

有一篇〈国家暴力与李敖抗争〉 适合初识李敖者入门

再来谈谈我个人对李敖著作的取径

一、基础入门

1. 李敖语录 (6册) 应凤凰编 天元出版

这六本很有名 我就不说了 一般刚入门的朋友

我推荐这六本 可以大致理解李敖的一些想法

2. 《我给我画帽子》 天元系列 1

《能下床就是好猫》 天元系列 1

这两本加起来

大概可以把千秋评论以前的李敖有个大致地熟悉

3. 《北京法源寺》

这本书我就不多说了

二、初阶著作

1. 文星(一)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

李敖对女儿柔情似水 给你另一面的李敖

请配合他女儿写的《我和李敖一起骂》来一起读

2. 文星(二) 《李敖对话录》

如果你对论说文感到棘手

那么用口语所表达的文字当然比较容易吸收

这本书收录了许多其他媒体对李敖个人的专访

3. 真相丛书(五) 《冷眼看台湾》

虽然我是李敖眼中的台独份子

但李敖的冷眼绝对爱台湾

欲知李敖对台湾的期许与蓝图

请读本书

▶ 真相丛书 (66) 《胡适与我》

李敖胡适一段缘 缘出一段自由主义的传承

想知道胡适生前死后与李敖的前缘与后话

这本书会给你答案

5. 真相丛书 (45) 《郑南榕研究》

共产党讲究既联合又斗争 统派李敖与独派郑南榕联手打击国民党！

谁说蓝绿不能和解？

看这本书 你可以感受到李敖对死友的真情流露！

三、进阶历史著作

1. 《蒋介石评传》

与汪荣祖老师合作 一起打击魔鬼

要把蒋介石盖棺论定 《蒋介石评传》就是那块招魂幡

2. 真相丛书(67) 《胡适评传》

胡适说李敖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这本书你看不看？

3. 真相丛书(二) 《孙中山研究》

李敖大转弯 从肯定孙文到批判孙文

孙文都可以批了 你国民党扣住言论自由搞什么玩意？

我就推这几本喽

鴛鴦綉取凭君看

愿把金针度与人

李敖开口笑

陈复

这几天李敖先生正风风光光在北大与清华演讲。李敖的讲话风格，在很多有教养的人眼里常太过粗鄙，然而，整个华人社会里，有教养的人并不真的很多，更多的是虚伪的假道学，道貌岸然干着昧着良心的阴事，却嘴巴上说得冠冕堂皇，李敖瞧不起这种货色，他毫不保留的把话说出来，只是说出每个人本质粗鄙的事实而已，因此，有资格批评李敖的人，着实没有剩几个人！

李敖这一生对学问没有实质的贡献，只有解释上的快意，这是事实，胡适先生曾经提携过他，他却只是笑傲人生，不能效法胡适继续提携后进，这同样是事实。因此，他最忠实的助理与学生，年轻而才华过人的王裕民，最后闯不过情关而自杀，而李敖对此却没有说一个字，同时间还净顾着在陈文茜的新书发表会上说笑，或许这毫无新

闻价值吧？却让我看得悚然心惊。李教的大义凛然，其实有选择性，或者说，新闻性。他二十几岁说的全盘西化，到七十岁都不曾改变，往正面说这是坚持，往反面说就是严重的顽固，早已与我们这时空脱节了。这时空，还需要李教去提倡全盘西化吗？如果他声称自己是思想导师，那他就不能不提出负责任的思想来，给世人全新的选择。然而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只想当明星，明星的工作就是全然的媚俗，他不可能脱离他的群众与市场，去说具有真正前瞻性的话。

大学时期，我曾是李教的学生，只因精神的滋养过程里无求于先生，不能再如往日积极与他联络。虽然我对师生因缘有着浓浓的情愫，本应该对先生执弟子礼，不过惯于笑闹的李教不会在意这种中国传统，而我的「单相思」，并不能获得相同质量的回应，其实，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跟他的思想差异已经越拉越大，他还是那个荧光幕前的明星，我尚未登上舞台，就已经知道这种舞台效应的无益，我无法勉强自己

去做短暫性的工作，而李敖從未如自己想像，影響世人！

大家不過就是把他當作熒光幕前的娛樂而已，他在北大的演講，同樣具有完全的娛樂性，內容肢零破碎，看不出重點，却很會掌握笑點，讓大家笑得前仰後翻，反倒是當他稍微壓抑自己，在清華演講說着極度克制的話，避免被大陸當局看不慣，反而能啟人尋思。只不過，我发现群众的反映普遍不佳，这大概就是他自己食惡果吧？大家已经习惯鬼扯与夸口的李敖了，大家只是想看他笑话。

再者，他在清華的演講，對共產黨實在捧得也太過了。現在的中国，如果真是他口中說的漢唐而降未曾有過的盛世，那他就真的太目光如豆，不知道這盛世的滋味當如何深沈？豈能只是經濟富裕而已！最簡單的指標，如果世人都只喜歡聽李敖脫口罵，不喜歡認真思考，對公共議題沒有認真討論的空間（因為沒有人想看這種沈重的討論），那就不会是文化与精神的盛世！

虽然，李敖是台湾随兴骂人的始祖，现在台湾全部的政治评论性节目，里面常声称的政治观察员或资深新闻记者，都学着他毫不负责的拿些极其片段的所谓证据，去夸张与扭曲的骂人，然而，我依旧并不轻看此番他在大陆的演讲，会激起的效应。这大概会使得大陆人对言论自由有新的体认，或新的评价，或许某些人会更加放肆的说话，同样会有人在思考，言论自由真的就只是如此吗？

能有这种正反两面的寻思，就已经是李敖的贡献了。虽然，未来不会有人记得李敖，他这一生都跟他讨厌并不断写文章攻击的政治人物陪葬了，如果世人对江泽民李登辉都只是某个时空的记号而已，李敖同样如此，因为他的精神，都消耗在他讨厌的那些人身上了。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是想谢谢我曾经与其相见，深情认真唤过的「李先生」，如果没有李敖，我可能就只是个李敖。

李敖这一生，不会了解我要说的心学。不过，没有受过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

滋养，我说的儒学，不会如此的活泼自在。我知道，我是个彻底没有传统包袱的新儒家，因为我终于挣脱儒学的旧型态，大开大阖的吸收各种思想与宗教的积极元素，变做心学的涵养。如果没有这两位大师曾给我的思想启蒙，我大概无法如此奔放的说我想说的观念，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能做新儒学的基石！

谢谢李先生！

虽然他看不见这篇文章，而且，如果我与你再相见，不过只是把人格拿去给他搅和，被支解得很难听而已，虽然记忆里，他总是很善待我，我却宁可安静地，与我心底的李敖说话，一个早已经死去的老师，在墓里，当会安静聆听我的感谢。我与他的神交，其实如同我与李贽的神交，如果李敖是更奔放的李贽，我愿自己是更奔放的阳明先生，在内圣外王的道业替人民做些实事，不需要再去販售我的文笔，与自封的聪慧。

再見，我尊敬的老师，李敖。

陈复记于午前的风城，九月二十五日，阳明子降生五百三十四年

編輯室報告 辰之

《千秋·萬歲·李敖》是李敖研究資料集刊的第一輯，日後視情況而定，或一月一輯，或半月一輯。考慮到千秋評論的書名是二二一結構，而萬歲評論的書名是二二三結構，所以我干脆徑取其中，將此集刊的書名定為二二二的結構，封面則是模仿千秋萬歲系列的设计风格，每期內容為二百頁左右。

這套集刊是一次嘗試，是對以往設想的一次實踐。我似乎有些胡適所謂的考據癖，尤其喜好資料的搜集，好像在潛意識里認為只有資料尽可能齊全，才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其實對於連我在內的大部分人而言，確實如此）。同時，我看到許多李敖的新讀者在知道了一些經年旧聞之後所表現出來的好奇，而其中一些內容在此之前我便查過、收集過，卻沒有分享出來，這種默認教友知道這些信息的行為頗為不妥，我認

为应该把资料尽量共享，才有利于李敖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自己体会到研究内容早已有人涉猎时，顿感浪费，一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二是浪费了前人的心血。

所以我一直计划做出一些资料合集，避免更多的浪费。同时，我也在考虑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因为如果把几十上百万字的资料集直接摆在大家眼前，我不敢保证有多少人能看得下去。而且资料中良莠不齐，有的资料简直不值一看，故而尚需掂拾一番。除了在资料方面进行挑选，我还进行了版式的设计，竖排简体，规范字号，俨然书籍也。相较于单纯枯燥的文件，增加了一些读书的感觉。

本期内容并无指定主题，从隐地等人的烂文章，到贾维斯兄的大作，皆有收录，假话真话并存，赞扬批评共举，以示选材宽泛，不偏不向。今后或有专题系列，但风格大抵不变，将尽力为有志于李敖研究者提供百分之百的研究自由。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通宵成书，不知东方之既白

千秋·萬歲·李敖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一輯

-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黃金重 督印組 洪富仁 校訂組 唐賜珠
編輯組 呂佳真 資訊組 丁靈 美術組 李文
訂戶組 張月華 發行組 蘇久洲
代理發行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劉會雲 Martha Liu
總負責人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版次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初版
定價